宋四子抄釋

三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宋四子抄釋

（三）

呂柟撰

二程子抄釋卷之九 外篇

明高陵呂柟涇野著　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

論王伯之辨第一 明道文。下同。

臣伏謂得天理之正。極人倫之至者。堯舜之道也。用其私心。依仁義之偏者。霸者之事也。王道如砥。本平人情。出乎禮義。若履大路而行。無所回曲。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。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故誠心而王則王矣。假之而霸則霸矣。二者其道不同。則在擇審其初而已。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。其初不可不審也。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。王志先立。則邪說不能移。異端不能惑。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。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。是銜石以爲玉也。故仲尼之徒。無道桓文之事。而曾西恥比管仲者。義所不由也。況下於霸者哉。陛下躬堯舜之資。處堯舜之位。必以堯舜之心自任。然後爲能充其道。漢唐之君有可稱者。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。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。乃以一曲之見。幸致小康。其創法垂統。非可繼於後世者。皆不足爲也。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。使其道大明而後行。則或出或入。終莫有所至也。夫事有大小有先後。察其小。忽其大。先其所後。後其所先。皆不可以適治。且志不可慢。時不可失。惟陛下稽先聖之言。察人事之理。知堯舜之道備於己。反身而誠之。推之以及四海。擇同心一德之臣。與之共成天下

之務。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。又曰。一哉王心。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。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。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。則不若闕之之愈也。蓋小人之事君。君子所不能同。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。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。則其命亂矣。既任君子之謀。而又入小人之議。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。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。爲生民長久之計。非夫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。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。易於更張。則爲害大矣。臣獨以爲不然。所謂更張者。顧理所當耳。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。則爲謹莫大焉。豈若因循苟簡。卒致敗亂者。自古以來。何常有師聖人之言。法先王之治。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。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。體乾剛而獨斷。沛然不疑。則萬世幸甚。熙寧二年。時爲監察御史裏行。釋、論王霸之分甚明白矣。則行王道甚簡易矣。

論遣張載按獄第二

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。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。竊謂載經術德義。久爲士人師法。近侍之臣。以其學行論薦。故得召對。蒙陛下親加延問。屢形天奬。中外翕然。知陛下崇尚儒學。優禮賢俊。爲善之人。孰不知勸。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。詳試其器能。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於政治之大體者。儻使之講求議論。則足以盡其所至。夫推按詔獄。非謂儒者之不當爲。臣今所論者。朝廷待士之道爾。蓋試之以治獄。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。攻摘斷擊之用。正可試諸能吏。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。徒使四方之人。謂朝廷以儒術

賢業進之。以獄吏之事試之。則抱道修潔之士。益難自進矣。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。將有所失。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。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。時爲監察御史裏行。○釋、按獄狀非獨爲張載。實爲朝廷也。

論君道第三

臣伏謂君道之大。在乎稽古正學。明善惡之歸。辨忠邪之分。曉然趣道之正。故在乎君志先定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。所謂定志者。一心誠意。擇善而固執之也。夫義理不先盡。則多聽而易惑。志意不先定。則守善而或移。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。先王之治爲必可法。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。一作滯。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。自知極於明。信道極於篤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。然天下之事。患常生於忽微。而志亦戒乎漸習。是故古之人君。雖出入從容閒燕。必有誦訓箴諫之臣。左右前後。無非正人。所以成其德業。伏願陛下禮命老成儒賢。不必榮以職事。俾日親便座。講論道義。以輔聖德。又擇天下賢俊。使得陪侍法從。朝夕延見。開陳善道。講磨治體。以廣聞聽。如是則聖智益明。王猷允塞矣。今四海靡靡。日入偷薄。末俗嘵嘵。無復廉恥。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。之風未孚。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。惟陛下稽聖人之訓。法先王之治。一作正。心誠意。體剛健而力行之。則天下幸甚。釋、君志定。便可通天下之志。

論十事第四

臣竊謂聖人創法。皆本諸人情。極乎物理。雖二帝三王。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。然至乎爲治之大

原。牧民之要道。則前聖後聖。豈不同條而共貫哉。蓋無古今。無治亂。如生民之理有窮。則聖王之法可改。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。或用其偏則小康。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。苟或徒知泥古。而不能施之於今。姑欲修名而遂廢其實。此則陋儒之見。何足以論治道哉。然儻謂今人之情。皆以異於古。先王之迹。不可復於今。趨便目前。不務高遠。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。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。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。苟便於今。而有法度者。豈亦遽當改革哉。惟其天理之不可易。人所賴以生。非有古今之異。聖人之所必爲者。固可槩舉。然行之有先後。用之有緩速。若夫裁成運動。周旋曲當。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。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。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。故舜禹文武之聖。亦皆有所從學。今師傅之職不修。友臣之義未著。所以尊德樂善之風。未成於天下。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王者必奉天建官。故天地四時之職。歷二帝三王。未之或改。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。至唐猶僅存其略。當其治時。尚得紀綱小正。今官秩淆亂。職業廢弛。太平之治所以未至。亦非有古今之異也。天生蒸民。立之君使司牧之。必制其常產。使之厚生。則經界不可不正。井地不可不均。此爲治之大本也。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。今則蕩然無法。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。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。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。蓋無紀極。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。則衣食日蹙。轉死日多。此乃治亂之機也。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。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古者政教始乎鄉里。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。以相聯屬統治。民相安而親睦。刑法鮮犯。廉恥易格。此亦

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。亦非有古今之異也。庠序之教。先王所以明人倫。化成天下。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。鄉射亡而禮義不興。貢士不本於鄉里。而行實不修。秀民不養於學校。而人材多廢。此較然之事。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古者府史胥徒。受祿公上。而兵農未始判也。今驕兵耗匱。國力亦已竭極矣。臣謂禁衛之外。不漸歸之於農。則將貽深慮。府史胥徒之役。毒徧天下。不更其制。則未免大患。此亦至明之理。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。無三年之食者。以爲國非其國。臣觀天下耕之者少。食之者衆。地力不盡。人功不勤。雖富室強宗。鮮有餘積。況其貧弱者乎。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。卽盜賊縱橫。饑羸滿路。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。或連年之歉。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。則其患不可勝言矣。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。因以幸爲可恃也哉。固宜漸從古制。均田務農。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。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。古者四民各有常職。而農者十居八九。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。今京師浮民。數逾百萬。游手不可貲度。觀其窮蹙辛苦。孤貧疾病。變詐巧僞。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。日益歲滋。久將若何。事已窮極。非聖人能變而通之。則無以免患。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。此在酌古變今。均多恤寡。漸爲之業以救之耳。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聖人奉天理物之道。在乎六府。六府之任。治於五官。山虞澤衡。各有常禁。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。今五官不修。六府不治。用之無節。取之不時。豈惟物失其性。林木所資。天下皆已童赭。斧斤焚蕩。尙且侵尋不禁。而川澤漁獵之繁。暴殄天物。亦已耗竭。則將若之何。此乃窮弊之極矣。

惟修虞衡之職。使將養之。則有變通長久之勢。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古者冠婚喪祭。車服器用。等差分別。莫敢踰僭。故財用易給。而民有常心。今禮制未修。奢靡相尚。卿大夫之家。莫能中禮。而商販之類。或踰王公。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。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。既無定分。則奸詐攘奪。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。豈有止息者哉。此爭亂之道也。則先王之法。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。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。此十者。特其端緒耳。臣特論其大端。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。如其綱條度數。施爲注措之道。則審行之。必也稽之經訓而合。施之人情而宜。此曉然之定理。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。惟聖明裁擇。釋、此十事豈止在宋無古今之異乎。

論養賢劄子第五

臣竊以議當代者。皆知得賢則天下治。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。是雖衆論紛然。未極其要。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。三代養賢。必本於學。而德化行焉。治道出焉。本朝踵循唐舊。而館閣清選。止爲文字之職。名實未正。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。將何從而致之也。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。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。故曰大舜有大焉。善與人同。樂取於人以爲善。今天下之大。豈爲乏賢。而朝廷無養賢之地。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。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。以待四方之賢。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。必招致優禮。視品給俸。而不可遽進以官。止以應詔命名。凡有政治。則委之詳定。凡有典禮。則使之討論。經畫得以奏陳。而治亂得以講究也。俾羣居切磨。日盡其材行其志。使政府及近侍之臣。互與

相接。陛下時賜召對。詢以治道。可觀其識材器能也。察以累歲。人品益分。然後使賢者就位。能者任職。或委付郡縣。或師表士儒。其德業尤異。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。爲輔弼爲公卿。無施之不稱也。若是則引彙並進。野無遺賢。陛下尊賢待士之心。可謂無負於天下矣。取進止。釋、只將已有之賢肯用之。其治亦過半矣。況養乎。

答橫渠先生定性書第六

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。猶累於外物。此賢者慮之熟矣。尙何俟小子之言。然嘗思之矣。敢貢其說於左右。所謂定者。動亦定。靜亦定。無將迎。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爲外。牽己而從之。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。且以性爲隨物於外。則當其在外時。何者爲在內。是有意於絕外誘。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爲二本。則又烏可遽語定哉。夫天地之常。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。聖人之常。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。故君子之學。莫若廓然而大公。物來而順應。易曰。貞吉悔亡。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苟規規於外誘之除。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。非惟日亦不足。顧其端無窮。不可得而除也。人之心各有所蔽。故不能適道。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。自私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。用智、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。今以惡外物之心。而求照無物之地。是反鑑而索照也。易曰。艮其背。不獲其身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孟子亦曰。所惡於智者。爲其鑿也。與其非外而是內。不若內外之兩忘也。兩忘則澄然無事矣。無事則定。定則明。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。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。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。是聖人之喜怒。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。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。烏得以

從外者爲非。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。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。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爲何如哉。夫人之情。易發而難制者。惟怒爲甚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。而觀理之是非。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。而於道亦思過半矣。心之精微。只不能宣。加之素拙於文辭。又吏事忽忽。未能精慮。當否佇報。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。道近求遠。古人所非。惟聰明裁之。釋、定性書生熟只是一義。

晉城縣令書名第七

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。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。自秦罷侯置守令。則史亦從而廢。其後自非有功德者。或記之循吏。與夫凶殘之極者。以酷見傳。其餘則泯然無聞矣。如漢唐之有天下。皆數百年。其間郡縣之政。可書宜亦多矣。其見書者。率纔十數人。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。其不肖者復幸得以蓋其惡。與古史之意異矣。夫圖治於長久者。雖聖賢爲之。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。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。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。則紀綱條教。必審定而後下。其民之服循漸漬。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。今之爲吏。三歲而代者。固已遲之矣。使皆知禮義者。自其始至。卽皇皇然圖所設施。則亦教令未熟。民情未孚。而更書已至矣。儻後之人所志不同。復有甚者。欲新己之政。而盡去其舊。則其迹固已無餘。而況因循不識者乎。噫。以易息之政。而又無以託其傳。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。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。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。尙爲近古。而斯邑無之。乃考之案牒。訪之吏民。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。第其

歲月先後而記之。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。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。以爲師戒云耳。來者請嗣書其次。

釋、縣令書名記。其以天下後世懼人乎。以天下後世懼人。而古史尙未復者。何也。

經筵劄子第一 伊川文。下同。

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。莫如周成王。成王之所以成德。由周公之輔養。昔者周公輔一作傅。成王幼而習之。所見必正事。所聞必正言。左右前後皆正人。故習與智長。化與心成。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。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。與之居處。使之薰染成性。故曰少成若天性。習慣如自然。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。雖睿聖之資。得於天稟。而輔養之道。不可不至。所謂輔養之道。非謂告詔以言。過而後諫也。在涵養薰陶而已。大率一日之中。親賢士大夫之時多。親寺人宮女之時少。則自然氣質變化。德器成就。欲乞朝廷愼選賢德之士。以侍勸講。講讀既罷。常留二人直日夜。則一人直宿。以備訪問。皇帝習讀之暇。游息之閒。時於內殿召見。從容宴語。不獨漸磨道義。至於人情物態。稼穡艱難。積久自然通達。比之常在深宮之中。爲益豈不甚大。竊聞閒日一開經筵。講讀數行。羣官列侍。儼然而退。情意略不相接。如此而責輔養之功。不亦難乎。今主上沖幼。太皇太后慈愛。亦未敢便乞頻出。但時見講官。久則自然接熟。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。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。此所以養成聖德。爲宗社生靈之福。天下之事。無急於此。

取進止。釋、以爲天下之事。無急於此。正後世所謂迂也。有志古道者其究心焉。

經筵劄子第二

臣聞三代之時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。師、道之教訓。傅、傅其德義。保、保其身體。後世作事無本。知求治而不知正君。知規過而不知養德。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。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。伏惟太皇太后陛下。聰明睿哲。超越前古。皇帝陛下春秋之富。輔養之道。當法先王。臣以爲傅德義者。在乎防見聞之非。節嗜好之過。保身體者。在乎適起居之宜。存畏慎之心。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。宮人內臣。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。服用器玩。皆須質樸。一應華巧奢麗之物。不得至於上前。要在侈靡之物。不接於目。淺俗之言。不入於耳。及乞擇內臣十人。充經筵祗應。以伺候皇帝起居。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。有翦桐之戲。則隨事箴規。違持養之方。則應時諫止。調護聖躬。莫過於此。取進止。釋、爲天下生靈計。須得如此周密精慎。

經筵劄子第三

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。持威福之柄。百官畏慎。莫敢仰視。萬方承奉。所欲隨得。苟非知道畏義。所養如此。其惑可知。中常之君。無不驕肆。英明之主。自然滿假。此自古同患。治亂所繫也。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。以寅畏祗懼爲首。從古以來。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。皇帝陛下未親庶政。方專問學。臣以爲輔養聖德。莫先寅恭。動容周旋。當主於此。歲月積習。自成聖性。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。而講者獨立。於禮爲悖。欲乞今後特令坐講。不惟義理爲順。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。取進止。釋、必如此然後能大有爲。又曰。

如此便是大有爲。

上太皇太后疏第四

臣頤傾竭愚誠。冒聞天聽。狂妄之誅。非所敢避。伏念臣草萊賤士。蒙陛下拔擢。置之勸講之列。夙夜畢精竭慮。思所以補報萬一。昨於去年六月中。嘗有奏陳。言輔導人主之事。已踰半年。不蒙施行一事。臣愚竊思所言甚多。如皆不可用。其狂妄亦甚矣。雖朝廷寬大。不欲以言罪人。然主上春秋方富。宜親有德之士。豈可以狂妄之人。置之左右。臣彷徨疑慮。不能自已。況臣所言。非出己意。皆先王之法。祖宗之舊。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。竊疑文字煩多。陛下不能詳覽。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。臣不敢一一再言。止取一事最切者。復爲陛下陳之。臣前上言。乞於延和殿講讀。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。聖體康和時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。亦省察主上進業。於陛下聖聰。未必無補。兼講官輔導之閒。事意不少。有當奏稟。便得上聞。臣今思之。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。隻日若更親臨講讀。亦恐煩勞聖躬。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。罷聖體不倦時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。問當主上進業次第。講說所至。如何開益。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。用意如此。延對儒臣。自古以爲美事。陛下試從臣言。後當知其不謬。此一時之事。且非定制。如其無益。罷之何晚。自來經筵賜坐啜茶。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。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。雖或使之講說。亦無此禮。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。蓋轉道之閒。有當奏知之事。無由上達。若得時至簾前。可以陳說。所係甚大。陛下必謂主

上幼沖。閒日讀講足矣。更無他事。此甚不然。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諫輔養少主之道者。故陛下未深思爾。願陛下聖明。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。察臣區區之心。豈有他哉。惟欲有補於人主爾。臣披瀝肝膽。言盡於此。伏望聖慈采納。天下幸甚。釋、雖於女主。猶如此委曲進悟。況於長君明主哉。其志忠且仁矣。

開樂御宴奏狀第五

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。臣備員勸講。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。事有害義。不敢不言。夫居喪用喪禮。除喪用吉禮。因事而行。乃常道也。今若爲開樂張宴。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。失禮意。害人情。無大於此。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。或以故而罷。或因事而行。臣愚竊恐祖宗之意，亦疑未安故也。自古太平日久。則禮樂純備。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。雖祖宗故事。固有不可改者。有當隨事損益者。若以爲皆不可改。則是昔所未遑。今不得復作。前所未安。後不得復正。朝廷之事。更無損益之理。得爲是乎。況先朝美事。亦何嘗必行。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。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。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。臣前後累進狂言。未嘗得蒙采用。而言之不已者。蓋職之所當。不敢曠廢。伏望聖慈特賜聽納。自中降旨罷開樂宴。直候因事而用。於義爲安。冒瀆天威。臣無任。釋、此便見有斟酌三代禮樂之意。

顏子所好何學論第六

聖人之門。其徒三千。獨稱顏子爲好學。夫詩書六藝。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。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。

學以至聖人之道也。聖人可學而至歟。曰。然。學之道如何。曰。天地儲精。得五行之秀者爲人。其本也眞而靜。其未發也。五性具焉。曰。仁義禮智信。形既生矣。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。其中動而七情出焉。曰。喜怒哀樂愛惡欲。情既熾而益蕩。其性鑿矣。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。正其心。養其性。故曰性其情。愚者則不知制之。縱其情而至於邪僻。梏其性而亡之。故曰情其性。凡學之道。正其心。養其性而已。中正而誠則聖矣。君子之學。必先明諸心。知所養。一作往。然後力行以求至。所謂自明而誠也。故學必盡其心。盡其心則知其性。知其性。反而誠之聖人也。故洪範曰思曰睿。睿作聖。誠之之道。在乎信道篤。信道篤則行之果。行之果則守之固。仁義忠信。不離乎心。造次必於是。顚沛必於是。出處語默必於是。久而弗失。則居之安。動容周旋中禮。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。故顏子所事。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。仲尼稱之。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又曰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也。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。視聽言動皆禮矣。所異於聖人者。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。顏子則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。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。孟子曰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大而化之之謂聖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顏子之德。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。所未至者守之也。非化之也。以其好學之心。假之以年。則不日而化矣。故仲尼曰。不幸短命死矣。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。所謂化之者。入於神而自然。不思而得。不勉而中之謂也。孔子曰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。或曰。聖人生而知之者也。今謂可學而至。

其有稽乎。曰。然。孟子曰。堯舜性之也。湯武反之也。性之者。生而知之者也。反之者。學而知之也。又曰。孔子則生而知者也。孟子則學而知者也。後人不達。以謂聖本生知。非學可至。而爲學之道遂失。不求諸己而求諸外。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。榮華其言。鮮有至於道者。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。釋、不遷怒不貳過之學。分明不遠。不爲。卻他處枉日月自老朽。

賑濟論第七

不制民之產。無儲蓄之備。饑而後發廩以食之。廩有竭、而饑者不可勝濟也。今不暇論其本。救目前之死亡。惟有節、則所及者廣。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。或給之米豆。或食之粥飯。來者與之。不復有辨。中雖欲辨之。亦不能也。穀貴之時。何人不願得食。倉廩既竭。則殍死者在前。無以救矣。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。愛恤之心。可謂至矣。雞鳴而起。親視俵散。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。於是流民歌詠。至者日衆。未幾穀盡。殍者滿道。愚嘗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。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。非欲其豐肥也。當擇寬廣之處宿。戒使晨入。至巳則闔門不納。午而後與之食。申而出之。給米者午卽出。日得一食則不死矣。其力自能營一食者。皆不來矣。比之不擇而與。當活數倍之多也。凡濟饑當分兩處。擇羸弱者作稀粥。早晚兩給。勿使至飽。俟氣稍完。然後一給。第一先營寬廣居處。切不得令相枕藉。如作粥須官員親嘗。恐生及入石灰。不給浮浪。無此理也。平日當禁游惰。至其饑餓。哀矜之一也。釋、賑濟論。仁博而智周。其王政乎。

禊飲詩序第八

上巳禊飲。風流遠矣。而蘭亭之會。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。蓋其遊多豪逸之才。而右軍之書。復爲好事者所重耳。事之顯晦。未嘗不在人也。潁川陳公廙始居洛。則引流回環。爲泛觴之所。元豐己未、首撰禊事。公廙好古重道。所命皆儒學之士。既樂嘉賓。形於歌詠。有不愧山陰之句。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。野人程頤。不能賦詩。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。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。禮義爲疎曠之比。道藝當筆劄之工。誠不懼矣。安知後日之視今日。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。釋、若此禊飲。豈止並芳於蘭亭乎。

遺金閒志第九

元豐庚申歲。予行至雍華閒。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。予以千錢掛馬鞍。比就舍則亡矣。僕夫曰。非晨裝而亡之。則涉水而墜之矣。予不覺嗟曰。千錢可惜。坐中二人者應曰。千錢失去。甚可惜也。次一人曰。千錢微物。何足爲意。後一人曰。水中囊中。可以一視。人亡人得。又何歎乎。予曰。人得之乃非亡也。吾歎乎有用之物。若沈水中。則不復爲用矣。至雍。以語與叔曰。人之器識固不同。自上聖至於下愚。不知有幾等。同行者數人耳。其不同如此也。與叔曰。夫數子者之言如何。予曰。最後者善。與叔曰。誠善矣。然觀先生之言。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。予因書而志之。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。因閱故編偶見之。思與叔之不幸早死。爲之涕下。釋、先生初歎其意亦覺未盡。

蜀守記第十

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。莫如田元鈞、文潞公。語不善。必曰蔣堂、程戡。故謠言曰。彥博虧田況。程戡勝蔣堂。虧猶言不如也。最善之中言田更優。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。予訪之士大夫。以至閭里閒。察其善不善之迹。所謂善者。得民心之悅。固有可善焉。所謂最不善者。乃可謂最善者也。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。必有不樂之言。問其所不樂者。衆只所同惟三事而已。減損遨樂。毀后土廟、及諸淫祀。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。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。前蔣堂十年爲政。後闕○釋、欲知官之賢否。當視何等人稱。

養魚記第十一

書齋之前有石盆池。家人買魚子食貓。見其煦沫也不忍。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。大者如指。細者如筯。支頤而觀之竟日。始舍之洋洋然。魚之得其所也。終觀之戚戚焉。吾之感於中也。吾讀古聖人書。觀古聖人之政。禁數罟不入汙池。魚尾不盈尺不中取。市不得鬻。人不得食。聖人之仁。養物而不傷也。如是魚之於是時。其有是困耶。推是魚孰不可見耶。魚乎魚乎。細鉤密網。吾不得禁之於彼。炮燔咀嚼。吾免爾於此。吾知江海之大。足使爾遂其性。思量爾於彼而未得其路。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。生爾誠吾心。爾得生已多。萬類天地中。吾心將柰何。魚乎魚乎。感吾戚戚者。豈止魚而已乎。至和甲午季夏。釋、養魚記與窗前草驢鳴意同。皆可觀仁矣。

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第十二

竊以古之時。公卿大夫求於士。故士雖自守窮閭。名必聞。才必用。今之時。士求於公卿大夫。故干進者顯榮。守道者沈晦。頤、處乎今之世。才微學寡。不敢枉道妄動。雖親戚鄉閭。鮮克知其所存者。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。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。下顧愚陋。仰荷厚禮。愧不足以當之。噫。公卿不下士久矣。頤、晦於賤貧。世莫之顧。而公獨降禮以就之。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。幸甚幸甚。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。廣求之之方。盡待之之道。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。以之自輔。以福天下。豈不厚與。鄙樸之人。不善文辭。姑竭其區區。少致懇。釋、此書豈惟見先生之自任。又以教晦叔之錫類也。

答橫渠先生書第十三

累書所論。病倦不能詳說。試以鄙見道其略。幸不責其妄易。觀吾叔之見。至正而謹嚴。如虛無卽氣。則虛無之語。深探遠賾。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。然此語未能無過。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。則有苦心極力之象。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。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。故意屢偏而言多窒。小出入時有之。明所照者。如目所覩纖微。盡識之矣。考索至者。如揣料於物。約見彷彿。爾能無差乎。更願完養思慮。涵泳義理。他日自當條暢。何日得拜見。當以來書爲據。句句而論。字字而議。庶及精微。牽勉病軀。不能周悉。釋、此書亦禮恭言直。

上富鄭公書第十四

伊川程頤齋心裁書。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閤下。頤、鄙野之人。未嘗請謁有位。本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。今者來自山中。聞太皇太后厭代。心誠有所迫切。無路上達。敢以聞於左右。蓋非公無可告者。非公無肯爲者。頤、頃歲見治昭陵。制度規畫。一出匠者之拙謀。中人之私意。宰執而下。受成而已。莫復置思。以巨木架石爲之屋。計不百年。必當損墜。既又觀陵中之物。見所謂鐵罩者。鐵幾萬斤。以木爲骨。大不及三寸。其相穿叩之處。厚纔寸餘。遠不過三二十年。決須摧朽。壓於梓宮。於時私心惶駭。不能自已。使人聞於魏公。魏公不以爲意。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。非不盡心。惟其蔽於衆論。昧於遠慮。以天下之力。葬一人於至危之地。可不痛哉。陵土既復。固知無可柰何。然每一念之。心悸魄喪。或終夕不寐。今鄉鄰之閒有如是事、可爲謀而不以告人。必謂之不仁。況仁皇、天下父母乎。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。因此事會。可爲之謀。夫合葬之禮。周公已來未之有改。近取諸唐。帝后亦或同穴。至如乾陵。乃是再啓。太祖皇帝神謀遠慮。超越萬古。昭憲太后亦合安陵。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。徇俗法則皆亨福之永。此爲可行。無足疑者。伏願公忠誠奮發。爲朝廷極論其事。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。因得徹去鐵罩。用厚陵石槨之制。仍更別加裁處。使異日雖木壞石墜。不能爲害。救仁皇必至之禍。成主上莫大之孝。任此事者。非公孰能。誠能爲之。天祐忠孝。必俾公熾昌壽臧。子孫保無疆之休。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。位極人臣。恩遇無比。料公之心。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。雖陷一作蹈。禍患。所不避也。況一言之易。肯顧慮而不發乎。事理至明。

顧主上素未知爾。以公言之重。竭誠致懇。再三陳之。不憂朝廷之不悟。獨繫公爲不爲爾。哀誠憤激。語辭鄙直。內省狂易。戰灼無地。不宣。釋、伊川忠愛生於天性如此。富猶不及。

上河東帥書第十五

頤、荷德既深。思報宜異。輒以狂言浼聞台聽。公到鎮之初。必多詢訪。衆人對公之語。頤能料之。當曰虜既再寇河外。必不復來。公可高枕矣。是常言也。未知奇勝之道。兵法曰攻必取者。攻其所不守也。謂其不來。乃其所以來也。又曰。彼興大衆。豈徒然哉。河外空矣。復來何利。是大不然。誠使彼得出不意。破蕩數壘。足以勞弊一道。爲利大矣。何必負載而歸。然後爲利也。竊恐謀士悅於寬憂。計司幸於緩責。衆論既一。公雖未信。而上下之心已懈矣。是可慮也。寧捐力於不用。毋惜功而致悔。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。則疆埸安矣。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。當使內地之人。信可恃而願往。則一二年間。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。自古乘塞禦敵。必用驍猛。招徠撫安。多在儒將。今日之事則異矣。願公念之。釋、籌邊無遺策矣。

答人示奏草書第十六

辱示奏藁。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。欽服欽服。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。何可已也。然於愚意有未安者。敢布左右。觀公之意。專以畏亂爲主。頤欲公以愛民爲先。力言百姓饑且死。丐朝廷哀憐。因懼將爲寇亂可也。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。事勢亦宜爾。公方求財以活人。祈之以仁愛。則當輕財而重民。懼

之以利害。則將恃財以自保。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。財散則人聚。後世苟私利於目前。以兵制民。以財聚衆。聚財者能守。保民者爲迂。秦漢而下。莫不然也。竊慮廟堂諸賢。未能免此。惟當以誠意感動。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。淺見無取。惟公裁之。釋、謀人之忠、告君之體、可兼觀。

答朱長文書第十七

相去之遠。未知何日復爲會合。人事自難前期也。中前奉書。以足下心虛氣損。奉勸勿多作詩文。而見答之辭。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。綜羣言之是非。欲其心通而默識之。固未能也。又曰。使後人見之。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。苟不能如是。誠懼沒而無聞焉。此爲學之末。宜兄之見責也。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。豈不善哉。恐不記書中之言。故卻錄去。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。其於朋友間。其問不切者。未嘗敢語也。以足下處疾。罕與人接。渴聞議論之益。故因此可論。而爲吾弟盡其說。庶幾有小補也。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。非止爲傷心氣也。直以不當輕作爾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。蓋有是言則是理明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。如彼未耜陶冶之器。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。聖賢之言。雖欲已得乎。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。亦甚約也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。平生所爲。動多於聖人。然有之無所補。無之靡所闕。乃無用之贅言也。不止贅而已。既不得其要。則離眞失正。反害於道必矣。詩之盛莫如唐。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。愈之所稱。獨高李杜二子之詩。存者千篇。皆吾弟所見也。可考而知矣。苟足下所作。皆合於道。足以輔翼聖

人。爲教於後。乃聖賢事業。何得爲學之末乎。某何敢以此奉責。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。人能爲合道之文者。知道者也。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。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。此乃世人之私心也。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。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。非謂疾無名也。名者可以厲中人。君子所存。非所汲汲。又云。上能探古先之陳迹。綜羣言之是非。欲其心通默識。固未能也。夫心通乎道。然後能辨是非。如持權衡以較輕重。孟子所謂知言是也。揆之以道。則是非了然。不待精思而後見也。學者當以道爲本。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。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。竭其目力。勞其心志。雖使時中。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。君子不貴也。臨紙遠書。不復思繹。故言無次序。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。理或未安。卻請示下。足以代面話。釋、讀此書而尤馳心空辭者。非志士也。

答呂大臨書第十八

先生曰。中卽道也。若謂道出於中。則道在中內。別爲一物矣。所謂論其所同。不容更有二名。別而言之。亦不可混爲一事。此語固無病。若謂性與天道、大本於達道。可混而爲一、卽未安。在天曰命。在人曰性。循性曰道。性也、命也、道也。各有所當。大本言其體。達道言其用。體用自殊。安得不爲二乎。

答楊時論西銘書第十九

前所寄史論十篇。其意甚正。纔一觀便爲人借去。俟更子細看。西銘之論則未然。橫渠立言誠有過者。乃

在正蒙西銘之爲書。推理以存義。擴前聖所未發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。二者亦前聖所未發。豈墨氏之比哉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。墨氏則二本而無分。老幼及人理一也。愛無差等本二也。分殊之蔽。私勝而失仁。無分之罪。兼愛而無義。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。仁之方也。無別而迷兼愛。至於無父之極。義之賊也。子比而同之過矣。若謂言體而不及用。彼欲使人推而行之。本爲用也。反謂不及。不亦異乎。釋、據此則龜山似以體用爲二。尚在文字上泥乎。

答張閎中書第二十

易傳未傳。自量精力未衰。尚覬有少進爾。然亦不必直待身後。覺耄則傳矣。書雖未出。學未嘗不傳也。第患無受之者爾。來書云易之義。本起於數。謂義起於數則非也。有理而後有象。有象而後有數。易因象以明理。由象而知數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。必欲窮象之隱微。盡數之毫忽。乃尋流逐末。術家之所尚。非儒者之所務也。管輅郭璞之徒是已。釋、易是人事在粗顯處。求便易得。

葬說第二十一

卜其宅兆。卜其地之美惡也。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。地之美者。則其神靈安。其子孫盛。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。理固然矣。地之惡者則反是。然則曷謂地之美者。土色之光潤。一作澤。草木之茂盛。乃其驗也。父祖子孫同氣。彼安則此安。彼危則此危。亦其理也。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。決日之吉凶。不亦泥乎。甚者不以奉先爲計。而專以利後爲慮。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。惟五患者不得不慎。須使異日不爲道路。不

爲城郭。不爲溝池。不爲貴勢所奪。不爲耕犂所及。一本所謂五患者。溝渠、道路、避村落、遠井竈。五患既愼。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。遇石必更穿之。防水潤也。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。石灰封墓門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。其火葬一作焚。者。出不得已。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。矣。至於年祀寖遠。曾高不辨。亦在盡誠。各具棺槨葬之。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。葬之穴。尊者居中。左昭右穆。而次後則或東或西。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。出母不合葬。亦不合祭。棄女還家。以殤穴葬之。釋、此葬事之準繩規矩。

祭禮第二十二

凡祭。洒埽廳事。設几案於階下。設盥盆帨手巾。祭前一日。視滌濯。五更起安排如法。具時果並菜。三飣或五飣。盞盤匙筯訖。次設香卓。次設盥盆茅縮。更祭服焚香。請曰。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。共請太祖某官。高祖某官。曾祖某官。祖某官。考某官。降赴神位。奠酒焚香跪。執事者過酒。左手把盤。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。俛伏再拜興。左避位。遂行獻。執事者注酒。下食二味。或一味。隨人家貧富。頃之再拜。亞獻如前。三獻如前。事畢。焚香。曰祭祀已畢。揖執事。徹饌。祭祖妣亦如前式。釋、此禮近人情。雖庶人可通行。

與方元寀手帖第二十三

聖人之道。坦如大路。學者病不得其門耳。得其門。無遠之不可到也。求入其門。不由於經乎。今之治經者亦衆矣。然而買櫝還珠之弊。人人皆是。經所以載道也。誦其言辭。解其訓詁而不及道。乃無用之糟粕耳。

覬足下由經以求道。勉之又勉。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。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。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。按朱子跋此帖有二。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。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帖。惜皆不可見。姑記朱說云。○釋、只要人實學耳。

傳聞續記第二十四釋、續紀數事。亦自關切。

神宗欲用溫公。召知許州。令過闕上殿。方下詔。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。朕召司馬光。卿度來否。顥對曰。陛下能用其言。光必來。不能用其言。光必不來。帝曰。未論用其言。如光者常在左右。人主自可無過。公果辭召命。同上。

陳左司瓘曰。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。惟伯淳能之。予問公曰。伯淳誰也。公默然久之。曰。不知有程伯淳耶。予謝曰。生長東南。實未知也。予嘗以寡陋自愧。了翁之子正由云。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。必冠帶然後讀之。范太史遺事。

曹彬攻金陵。垂克。忽稱疾不視事。諸將皆來問疾。彬曰。余之病非藥石所愈。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。以克城之日。不妄殺一人。則自愈矣。諸將許諾。共焚香爲誓。明日稍愈。及克金陵。城中皆按堵如故。曹翰克江州。忿其久不下。屠戮無遺。彬之子孫貴盛。至今不絕。翰卒不三十年。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。程頤云。涑水記聞。

或問伊川量可學否。曰。可學。進則識進。識進則量進。曰。如魏公可學否。曰。魏公是閒氣。胡本傳家錄。

伊川又同張子堅來。方春時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。伊川辭曰。平生未嘗看花。先君曰。庸何傷乎。物物皆有至理。吾儕看花。異於常人。自可以觀造化之妙。伊川曰。如是則願從先生遊。同上。

先君病且革。伊川曰。先生至此。他人無以致力。願先生自主張。先君曰。平生學道固如此矣。然亦無可主張。伊川猶且問難不已。先君戲之曰。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。必是生薑樹頭死也。伊川曰。從此與先生永訣矣。更有可以見告者乎。先君聲氣已微。舉張兩手以示之。伊川曰。何謂也。先君曰。面前路徑須常令寬。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。況能使人行也。同上。

二程子抄釋卷之十

明高陵呂柟涇野著　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

五七言詩律第二十五 釋、律詩於和風甘雨中求之則得。

仙掌遠相招。縈紆渡石橋。暝雲生澗底。寒雨下山腰。樹色千層亂。天形一罅遙。吏紛難久駐。回首羨漁樵。遊紫閣山。

人生百年永。光景我逾半。中間幾悲歡。況復多聚散。青陽變晚春。弱條成老榦。不爲時節驚。把酒欲誰勸。晚春。

雲靜好風微。清光溢四垂。金行方盛日。陰魄正中時。髣髴窺瑤闕。分明露桂枝。遊英同醉賞。誰復歎官羈。中秋月。

得意卽爲適。種花非貴多。一區才丈席。滿目自雲蘿。靜聽禽聲樂。閒招月色過。期公在康濟。終柰此情何。和花菴。

治劇君能佚。居閒我愛慵。自惟降藻麗。不解繼春容。寡和知高唱。深情見古風。靜吟梁甫意。眞似臥隆中。

庭下竹青青。盆荷水面平。誰言無遠趣。自覺有餘清。影倒假山翠。波光朝日明。漣漪尤綠淨。涼吹夜來生。

盆荷。

盛集蘭亭舊。風流洛社今。坐中無俗客。水曲有清音。香篆來還去。花枝泛復沈。未須愁日暮。天際是輕陰。陳公廙園修禊事。

轟雷疊鼓響前峯。來自彤雲翠靄中。洞壑積陰成氣象。鬼神憑暗弄威風。噴崖雨露千尋濕。落石珠璣萬顆紅。縱有虬龍難駐足。還應不是旱時功。高觀谷。

長嘯巖東古寺前。三峯相倚勢相連。偶逢雲靜得見日。若有路通須近天。陰吹響雷生谷底。老松如箸見崖顛。結根不得居平地。猶與連花遠比肩。淩霄三峯。

仙人紺髮粉紅腮。近日武陵源上來。此花近歲方有。不比常花羞晚發。故將春色待秋開。存留金蘂天偏與。漏泄春香衆始猜。兼得佳名共堅節。曉霜還獨對樓臺。桃花菊。

一夜威霜特地嚴。朝來寒氣入書簾。乍須火暖親爐獸。初覺冰澌結硯蟾。敗葉卷風輕蔌蔌。遠峯經燒靜尖尖。出門未要貂狐燠。且著輕裘次第添。早寒。

青帝方成萬物春。如何淫雨害芳晨。乞求共指雲開日。悔恨輕嫌陌上塵。消盡風威猶料峭。放閒春色已嶙峋。燕遊莫道王孫樂。亦有羲皇更上人。新晴野步。

溪水橋邊鴨子陂。樓臺只在郡城西。煙波乍見心先快。島嶼將尋路欲迷。盡日無風橫舴艋。有時經雨飲

虹霓。如何咫尺塵埃地。能便遊人意不齊。西湖。

城居不見萬山重。因起高亭破遠空。虛曠直疑天宇外。周旋如在畫屏中。凝風散靄層層出。削玉排青面面同。暫得登臨已忘去。四時佳致屬賢公。環翠亭。

大都博弈皆戲劇。象戲翻能學用兵。車馬尚存周戰法。偏裨兼備漢官名。中軍八面將軍重。河外尖斜步卒輕。卻凭紋楸聊自笑。雄如劉項亦閒爭。象戲。

滿地清霜結曉寒。平明飛霰洒柴關。乍憑酒力溫肌骨。陡覺風威著面顏。閭里相呼泥北戶。牛羊收牧下前山。急須趁日藏薪炭。凍後高枝不易攀。和家君早寒之什。

漸覺東皇意思勻。陳根初動夜來新。忽驚平地有輕綠。已蓋六街無舊塵。莫爲枯榮吟野草。且憐愁醉祝香輪。詩人空怨王孫遠。極目萋萋又一春。和詠草。

打乖非是要安身。道大方能混世塵。陋巷一生顏氏樂。清風千古伯夷貧。客求墨妙多攜卷。天爲詩豪剩借春。儘把笑懽親俗子。得容猶足慰鄉人。和邵堯夫打乖吟。

聖賢事業本經綸。肯爲巢由繼後塵。三幣未回伊尹志。萬鍾難換子輿貧。且因經世藏千古。已占西軒度十春。時止時行皆有命。先生不是打乖人。

先生非是愛吟詩。爲要形容至樂時。醉裏乾坤都寓物。閒來風月更輸誰。死生有命人何與。消長隨時我

不悲。直到希夷無事處。先生非是愛吟詩。和堯夫首尾吟。

先生相與賞西街。小子親持几杖來。行次每容參極論。坐隅還許侍餘杯。檻前流水心同樂。林外青山眼重開。時泰身閒兩難得。直須乘興數追陪。和堯夫西街之什。

先生高蹈隱西街。風月猶牽賦詠才。暫到鄰家賞池館。便將佳句寫瓊瑰。仕圖已讓心先快。劇韻仍降字占挼。只有一條跨大甚。水邊曾未兩三杯。

月陂堤上四徘徊。北有中天百尺臺。萬物已隨秋氣改。一罇聊爲晚涼開。水心雲影閒相照。林下泉聲靜自來。世事無端何足計。但逢佳日約重陪。亦和堯夫遊月陂。

寥寥天氣已高秋。更倚淩虛百尺樓。世上利名羣蟻蠓。古來興廢幾浮漚。退居陋巷顏回樂。不見長安李白愁。兩事到頭須有得。我心處處自優游。秋日偶成。

閒來無事不從容。睡覺東窗日已紅。萬物靜觀皆自得。四時佳興與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。思入風雲變態中。富貴不淫貧賤樂。男兒到此是豪雄。

閒坊西曲奉常家。景物天然占一窟。恰似庚園基址小。全勝滈澗路途賒。知他陋巷心猶樂。比我僑居事已誇。且喜杖藜相過易。隔牆無用少游車。和王安之。

芳原綠野恣行時。春入遙山碧四圍。興逐亂紅穿柳巷。困臨谿水坐苔磯。莫辭盞酒十分醉。祇恐風花一

片飛。況是清明好天氣。不妨游衍莫忘歸。郊行即事。

新蒲嫩柳滿汀洲。春入漁舟一棹浮。雲幕倒遮天外日。風帘輕颺竹閒樓。望窮遠岫微茫見。興逐歸槎汗漫游。不畏蛟螭起波浪。卻憐清泚向東流。春日江上。

驟經微雨過芳郊。轉覺長河氣象豪。歸騎已登吳坂峻。飛雲猶認華山高。門前歧路通西國。城上樓臺壓巨濤。欲問甘棠舊風化。主人邀客醉香醪。下白徑嶺。先寄孔周翰郎中。

衡茅岑寂掩柴關。庭下蕭疎竹數竿。狹地難容大池沼。淺盆聊作小波瀾。澄澄皓月供宵影。瑟瑟涼風動曉寒。不校蹠涔與滄海。未知清興有誰安。盆荷。

歎息斯文約共修。如何夫子便長休。東山無復蒼生望。西土誰共後學求。千古聲名聯棣萼。二年零落去山邱。寢門慟哭知何限。豈獨交親念舊游。哭張子厚先生。

陰曀消除六幕寬。嬉游何事我心閒。鳥聲人意融和候。草色花芳香藹閒。水底斷霞光出岸。雲頭斜日影銜山。緣情若論詩家興。卻恐騷人合厚顏。新晴野望。

詩絕句第二十六釋、絕句於清風明月下求之。即飄朗也。

雲淡風輕近午天。傍花隨柳過前川。時人不識予心樂。將謂偷閒學少年。偶成。

吏身拘絆同疏屬。俗眼塵昏甚瞽矇。辜負終南好泉石。一年一度到山中。白雲道中。

身勞無補公家事。心穴空令學業衰。世路嶮巇功業遠。未能歸去不男兒。馬上偶成。

參差臺殿綠雲中。四面簾籠一徑通。曾讀華陽眞誥上。神仙居在碧琳宮。草堂。

車倦人煩渴思長。巖中冰片玉成方。老仙笑我塵勞久。乞與雲膏洗俗腸。長嘯巖中。得冰。以石敲餐。甚佳。

久厭塵籠萬慮昏。喜尋泉石暫清神。目勞足倦深山裏。猶勝低眉對俗人。游重雲。

南藥東邊白閣西。登臨身共白雲齊。上方頂上朝來望。陡覺羣峯四面低。雲際山。

襟裾三日絕塵埃。欲上籃輿首重迴。不是吾儒本經濟。等閒爭肯出山來。下山偶成。

中春時節百花明。何必繁絃列管聲。借問近郊行樂地。潢谿山水照人清。

心閒不爲管絃樂。道勝豈因名利榮。莫謂穴官難自適。暇時還得肆游行。

功名不是關心事。富貴由來自有天。任是榷酤虧課利。不過抽得俸中錢。

有生得遇唐虞聖。爲政仍逢守令賢。縱得無能閒主簿。嬉游不負豔陽天。

獄訟已聞寃滯雪。田農還喜土膏勻。只應野叟猶相笑。不與谿山作主人。以上亦游山作。得小松黃楊四本。植公署。詩呈張寺丞與宗。

須知春光醲於酒。醉得游人意自狂。直使華顛老公子。看花爭入少年場。

貪花自是少年事。泥酒定嫌醒者非。顧我疎慵老山野。卻騎歸馬背斜暉。

下馬問老僕。言公賞花去。只在近園中。叢深不知處。

桃李飄零杏子青。滿城車馬響春霆。就中得意張公子。十日花前醉不醒。以上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不過。戲書學會。

妖言莫信傳張惡。虛氣休將碎唾壺。借問閒窗靜孤背。何如爭勝擊珊瑚。贈王求甫鐵如意。

曉日都門颭旆旌。曉風鐃吹入三城。知公再爲蒼生起。不是尋常刺史行。送呂晦叔赴河陽。

二龍閒臥洛波清。今日都門獨餞行。願得賢人均出處。始知深意在蒼生。贈司馬君實。

曾是去年賞春日。春光過了只逡巡。卻自去年春自去。我心依舊去年春。戲題。

南去北來休便休。白蘋吹盡楚江秋。道人不是悲秋客。一任晚山相對愁。題淮南寺。

誰憐大地多奇景。自愛貧家有古風。會向紅塵生野思。始知泉石在胷中。野軒。

強潔猶來眞有爲。好高安得是無心。汙亭妙旨君須會。物我何爭事莫侵。汙亭。

囊中數味應千種。砌下栽苗過百名。好是無風入庭戶。淸香交送滿檐楹。藥軒。

亭下花光春正好。亭頭山色晚尤佳。欲知剩占春風處。思順街來第一家。晚暉亭。

急須乘興賞春英。莫待空枝謾寄聲。淑景暖風前日事。淡雲微雨此時情。和諸公梅臺。

常勸嬉游須及辰。莫辭巾屨染埃塵。祇應風雨梅臺上。已減前時一半春。後一日再和。

鞭羸百里遠來游。數日陰雲暝不收。遮斷好山教不去。如何天意異人謀。伊川游嵩山下首同。

至誠通聖藥通神。遠寄衰翁濟病身。我亦有丹君信否。用時還解壽斯民。謝王佺期寄藥。

張子抄釋序

橫渠張子書甚多。今其存者。止二銘、正蒙、理窟、語錄、及文集。而文集又未完。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。然諸書皆言簡意實。出於精思力行之後。至論仁孝神化政教禮樂。蓋自孔孟後。未有能如是切者也。顧其書散見漫行。渙無統紀。而一義重出。亦容有之。暇嘗稡抄成帙。注釋數言。略發大旨。以便初學者之觀省。謫解之第三年。巡按潛江初公、恐四方無是本也。命刻諸解梁書院以廣布云。

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呂柟序

溯鋟橫渠子抄釋于梓。或曰。何居。溯曰。夫橫渠子。古之儒也。其質弘。其力勇。其思精。其造深。是故有至訓焉。西銘大而理。東銘邇而恪。正蒙奧而通。理窟博而粹。語錄明而實。若而文。若而詩。渢渢乎肆而中。曲而雅。治之經也。志之休也。其紹鄒魯之烈乎。夫涇野子。亦古之儒也。是故有抄釋焉。推天以人。闡無以有。極內以外。驗古以今。質而味。簡而盡。橫渠子之蘊。其離離然乎。是故由抄釋可以知橫渠子矣。由橫渠子可以造聖神矣。溯也蒙誦而知愛焉。愛而欲傳焉。是以鋟諸梓也。子以爲奚若。或曰。可哉。子其識諸。溯曰。然。

嘉靖己丑仲夏望日。江都後學葛溯序。

張子抄釋卷之一

明高陵呂柟涇野著　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

西銘第一

乾稱父。坤稱母。予茲藐焉。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吾其體。天地之帥吾其性。民吾同胞。物吾與也。大君者、吾父母宗子。其大臣、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、所以長其長。慈孤弱、所以幼其幼。聖其合德。賢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。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。于時保之。子之翼也。樂且不憂。純乎孝者也。違曰悖德。害仁曰賊。濟惡者不才。其踐形惟肖者也。知化則善述其事。窮神則善繼其志。不愧屋漏爲無忝。存心養性爲匪懈。惡旨酒、崇伯子之顧養。育英才、潁封人之錫類。不弛勞而底豫。舜其功也。無所逃而待烹。申生其恭也。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。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。富貴福澤。將以厚吾之生也。貧賤憂戚。庸玉汝于成也。存吾順事。沒吾寧也。釋、此舜欲並生之心。孟子立命之意也。

東銘第二

戲言、出於思也。戲動、作於謀也。發於聲。見乎四肢。謂非己心不明也。欲人無己疑、不能也。過言、非心也。過動、非誠也。失於聲。繆迷其四體。謂己當然。自誣也。欲他人己從。誣人也。或者謂出於心者。歸咎爲己戲。失

於思者。自誣爲己誠。不知戒。其出汝者。引（一作歸。）咎。其不出汝者。長傲且遂非。不智孰甚焉。（釋、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人鬼者。惟誠子言行耳。）

正蒙大和第三

大和、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。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。其來也幾微易簡。其究也廣大堅固。起知於易者乾乎。效法於簡者坤乎。散殊而可象爲氣。清通而不可象爲神。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。語道者知此。謂之知道。學易者見此。謂之見易。不如是。雖周公才美。其智不足稱也已。（釋、此理氣合一。神化無二之旨也。）

太虛無形。氣之本體。其聚其散。變化之客形爾。至靜無感。性之淵源。有識有知。物交之客感爾。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。惟盡性者一之。（釋、性兼虛形靜感。）

天地之氣。雖聚散攻取百塗。然其爲理也。順而不妄。氣之爲物。散入無形。適得吾體。聚爲有象。不失吾常。太虛不能無氣。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。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。循是出入。是皆不得已而然也。然則聖人盡道其閒。兼體而不累者。存神其至矣。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。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。二者雖有閒矣。以言乎失道則均焉。（釋、此可以觀明善而誠身矣。）

知虛空卽氣。則有無隱顯。神化性命。通一無二。顧聚散出入。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。則深於易者也。若謂

虛能生氣。則虛無窮。氣有限。體用殊絕。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。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。則物與虛不相資。形自形。性自性。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。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。此道不明。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。不知本天道爲用。反以人見之小。因緣天地。明有不盡。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。不能舉其要。遂躐等妄意而然。不悟一陰一陽。範圍天地。通乎晝夜。三極大中之矩。遂使儒佛老莊。混然一途。語天道性命者。不罔於恍惚夢幻。則定以有生於無。爲窮高極微之論。入德之途。不知擇術而求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。釋、此允執厥中之學。易之注疏也。

氣坱然太虛。升降飛揚。未嘗止息。易所謂絪縕。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。此虛實動靜之機。陰陽剛柔之始。浮而上者陽之清。降而下者陰之濁。其感遇聚散。爲風雨。爲雪霜。萬品之流形。山川之融結。糟粕煨燼。無非教也。釋、此教雖在天地實在我。豈可傳不習乎。

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。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。方其聚也。安得不謂之客。方其散也。安得遽謂之無。故聖人仰觀俯察。但云知幽明之故。不云知有無之故。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。文理之察。非離不相覩也。方其形也。有以知幽之因。方其不形也。有以知明之故。釋、觀離明足以知氣虛一體。故君子之學。當動與天合。

氣之聚散於太虛。猶冰凝釋於水。知太虛卽氣則無無。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。盡於參伍之神。變易而已。諸子淺妄。有有無之分。非窮理之學也。釋、學者氣能入虛。則能盡性。虛能實氣。則能踐形。

凡氣清則通。昏則塞。清極則神。故聚而有閒。則風行而聲聞。具達清之驗。與不行而至。通之極。與。釋、此學者當革其舊染之汚也。不然。則血肉之軀。焉能學貫天人。

由太虛有天之名。由氣化有道之名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。釋、心性道天。一物也。故學盡心則能知天。

鬼神者。二氣之良能也。聖者至誠。得天之謂。神者太虛。妙應之目。凡天地法象。皆神化之糟粕爾。釋、小人學其糟粕。大人學其聖神。

兩不立則一不可見。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。兩體者虛實也。動靜也。聚散也。清濁也。其究一而已。釋、君子致一。故能變化無窮。

游氣紛擾。合而成質者。生人物之萬殊。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。立天地之大義。釋、仁義立。萬善成。

晝夜者、天之一息乎。寒暑者、天之晝夜乎。天道春秋分而氣易。猶人一寤寐而魂交。魂交成夢。百感紛紜。對寤而言、一身之晝夜也。氣交爲春。萬物揉錯。對秋而言。天之晝夜也。氣本之虛則湛。本無形感而生。則聚而有象。有象斯有對。對必反其爲。有反斯有仇。仇必和而解。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。而卒歸於物欲。倏而生。忽而成。不容有毫髮之閒。其神矣夫。釋、化物欲而愛善惡惡者。聖人之學也。故道大於天地。

萬物形色。神之糟粕。性與天道云者。易而已矣。心所以萬殊者。感外物爲不一也。天大無外。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。釋、學者當存仁義。仁義存則變化出矣。

物之所以相感者。利用出入。莫知其鄉。一萬物之妙者。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。聖人在上而下民咨。氣壹之動志也。鳳凰儀。志壹之動氣也。釋、志氣本一物。

正蒙參兩第四

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。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。釋、學者如蓍則能圓而神。如卦則能方以智。蓍似天。卦似地。

一物兩體。氣也。一故神。兩故化。此天之所以參也。釋、此孔子下學上達之義。

地純陰。凝聚於中。天浮陽。運旋於外。此天地之常體也。恆星不動。純繫乎天。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。日月五星。逆天而行。并包乎地者也。地在氣中。雖順天左旋。其所繫辰象隨之。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。閒有緩速不齊者。七政之性殊也。月陰精。反乎陽者也。故其右行最速。日爲陽精。然其質本陰。故其右行雖緩。亦不純繫乎天。如恆星不動。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。其理精深。存乎物感可知矣。鎮星地類。然根本五行。雖其行最緩。亦不純繫乎地也。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。然其氣比日而微。故其遲倍日。惟木乃歲一盛衰。故歲歷一辰。辰者日月一交之次。有歲之象也。釋、此人倫有定位。而健順五常無定施。是以君子學其天也。

凡圜轉之物。動必有機。既謂之機。則動非自外也。古今謂天左旋。此直至粗之論爾。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。愚謂在天而運者。惟七曜而已。恆星所以爲晝夜者。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。故使恆星河漢。因一作間。北爲南。日月因天隱見。太虛無體。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。釋、君子當自強不息。故貴知幾。

天左旋處。其中者順之。少遲則反右矣。釋、橫渠又有日月右轉之說。恐異時言也。

地有升降。日有修短。地雖凝聚不散之物。然二氣升降。其閒相從而不已也。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。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。此一歲寒暑之候也。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。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。然閒有小大之差。則繫日月朔望。其精相感。釋、人之寤寐語默動靜出處。亦然乎。

日質本陰。月質本陽。故於朔望之際。精魄反交。則光爲之食矣。釋、天地人事亦然。

虧盈法月。於人爲近。日遠在外。故月受日光。常在於外。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。及其中天也。如半璧。然此虧盈之驗也。釋、夫感婦。君感臣。亦是理乎。

日月雖以形相物。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。星月金水。受光於火日。陰受而陽施也。釋、此本天親上。本地親下之意。

陰陽之精。互藏其宅。則各得其所安。故日月之形。萬古不變。若陰陽之氣。則循環迭至。聚散相盪。升降相求。絪縕相揉。蓋相兼相制。欲一之而不能。此其所以屈伸無方。運行不息。莫或使之。不曰性命之理。謂之何哉。釋、交感故久。

閏餘生於朔。不盡周天之氣。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。蓋有不知而作者爾。

陰性凝聚。陽性發散。陰聚之。陽必散之。其勢均散。陽爲陰累。則相持爲雨而降。陰爲陽得。則飄揚爲雲而升。故雲物班布太虛者。陰爲風驅。斂聚而未散者也。凡陰氣凝聚。陽在內者不得出。則奮擊而爲雷霆。陽

在外者不得入。則周旋不舍而爲風。其聚有遠近虛實。故雷風有小大暴緩。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。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。陰常散緩。受交於陽。則風雨調。寒暑正。釋、此於風雨雷霆霜雪之說。甚明白矣。火日外光。能直而施。金水內光。能闢而受。受者隨材各得。施者所應無窮。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。釋、故君子窮神而知天。

木曰曲直。能既曲而反申也。金曰從革。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。水火氣也。故炎上潤下。與陰陽升降。土不得而制焉。木金者。土之華實也。其性有水火之雜。故木之爲物。水漬則生火。然而不離也。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。金之爲物。得火之精於土之燥。得水之精於水之濡。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。鑠之反流而不耗。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。土者、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地之質也。化之終也。水火之所以升降。物兼體而不遺者也。釋、此說五行。以水火屬天。金木屬地。則土甚明白矣。

正蒙天道第五

天道四時行百物生。無非至教。聖人之動。無非至德。夫何言哉。釋、故君子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

天體物不遺。猶仁體事無不在也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無一物而非仁也。昊天曰明。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。及爾游衍。無一物之不體也。釋、故至誠能配天。仁人能事天。

上天之載。有感必通。聖人之爲。得爲而爲之也。釋、惟至誠故天與聖人皆能妙應物之感。

天之知物。不以耳目心思。然知之之理。過於耳目心思。天視聽以民。明威以民。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。主於民心而已焉。釋、民外無天。天外無民。

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不知上天之載當存。文王默而成之。存乎德行。學者常存德性。則自然默成而信矣。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。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。釋、衆人文王與天一也。觀衆人於文王。觀文王於天。觀天於己。

谷之神也有限。故不通天下之聲。聖人之神惟天。故能周萬物而知。釋、聖人如太虛。故不與谷神同。

聖人有感無隱。正猶天道之神。釋、天地聖人。惟虛則通。

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。得名斯得象。不得名非得象者也。故語道至於不能象。則名言亡矣。釋、無名言虛。要在自得。難以語人。

正蒙神化第六

神天德。化天道。德其體。道其用。一於氣而已。釋、德與道無二氣。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分理與氣者支離矣。

虛明一作靜。照鑒。神之明也。無遠近幽深。利用出入。神之充塞無閒也。釋、天能日月。聖人能聰明。其神一也。

形而上者、得辭斯得象矣。神爲不測。故緩辭不足以盡神。化爲難知。故急辭不足以體化。釋、道最難言。緩急形容。神化見矣。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。

氣有陰陽。推行有漸爲化。合一不測爲神。其在人也。知義用利。則神化之事備矣。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。

道知化則義不足。云天之化也運諸氣。人之化也順夫時。非氣非時。則化之名何有。化之實何施。中庸曰。至誠爲能化。孟子曰。大而化之。皆以其德合陰陽。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。所謂氣也者。非待其蒸鬱凝聚。接於目而知之。苟健順動止。浩然湛然之得言。皆可名之象爾。然則象若非氣。指何爲象。時若非象。指何爲時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。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。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。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。釋、時卽象也。象卽氣也。氣卽神化也。故君子居則觀象。動則觀變。故德於天地合。

鬼神常不死。故誠不可揜。人有是心在隱微。必乘閒而見。故君子雖處幽獨。防亦不懈。釋、心卽鬼神也。無人無鬼神。鬼神已動。善惡必露。用意掩之。并意亦見。愼獨之語。聖學之要。

神化者、天之良能。非人能。故大而位天德。然後能窮神知化。釋。學至位天德。所存不可測。所應爲無窮。

大則不驕。化則不吝。釋、大則無所不容。化則無所不可。

無我而後大。大成性而後聖。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。故神也者。聖而不可知。釋、聖神亦有生熟之分乎。

見幾則義明。動而不括則用利。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。窮神知化。與天爲一。豈有我所能勉哉。乃德盛而自致爾。精義人神。事豫吾內。求利吾外也。利用安身。素利吾外。致養吾內也。窮神知化。乃養盛自致。非思勉之能強。故崇德而外。君子未或致知也。釋、有致知則尙未神與化也。

神不可致思。存焉可也。化不可助長。順焉可也。存虛明久至德。順變化達時中。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知微知

彰。不舍而繼其善。然後可以成之性矣。釋、成性與天命合。何神不存。何化不順。

知神而後能饗帝親。見易而後能知神。是故不聞性與天道、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。釋、帝與親。神所由授也。易所由行也。禮樂所由出也。

敦厚而不化。有體而無用也。化而自失焉。徇物而喪己也。大德敦化。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。性性爲能存神。物物爲能過化。釋、性性者。盡己之性也。物物者。盡物之性也。未有能盡己之性而不能盡物之性者也。

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。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過則溺於空。淪於靜。既不能存夫神。又不能知夫化矣。釋、不過處便可觀神化。

義以反經爲本。經正則精。仁以敦化爲深。化行則顯。義入神動一靜也。仁敦化靜一動也。仁敦化則無體。義入神則無方。釋、仁義者神化之別名也。何體方之有。

正蒙動物第七

動物本諸天。以呼吸爲聚散之漸。植物本諸地。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。物之初生。氣日至而滋息。物生既盈。氣日反而游散。至之謂神。以其伸也。反之爲鬼。以其歸也。釋、語默動靜。死生存亡。亦不得已而然乎。故學貴存神。

氣於人生而不離。死而游散者謂魂。聚成形質。雖死而不散者謂魄。釋、魂係于天。魄係于地。故有曰天命。無曰地命。

海水凝則冰。浮則漚。然冰之才。漚之性。其存其亡。海不得而與焉。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。伊川程子改與爲有。○釋、無海

則亦不能爲冰溫。無溫冰則亦不害爲海也。

生有先後。所以爲天序。小大高下。相並而相形焉。是謂天秩。天之生物也有序。物之既形也有秩。知序然後經正。知秩然後禮行。釋、經道其常。禮道其變。常以變運。變以常生。

物無孤立之理。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。則雖物非物也。事有始卒乃成。非同異有無相感。則不見其成。不見其成。則雖物非物。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。釋、日月之升降。山川之流峙。陰陽寒暑之往來。其爲是乎。不然則不利。

賢才出國將昌。子孫才族將大。釋、至誠如神者。觀於此也。

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。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。寤所以知新於耳目。夢所以緣舊於習心。醫謂饑夢取飽夢與。凡寤夢所感。專語氣於五藏之變。容有取焉爾。釋、高宗之夢傅說。孔子之夢周公。皆心藏正而諸藏隨之也。

聲者、形氣相軋而成。兩氣者、谷響雷聲之類。兩形者、桴鼓叩擊之類。形軋氣。羽扇嚆矢之類。氣軋形。人聲笙簧之類。是皆物感之良能。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。釋、風雷言語。皆相軋而然也。其有曲折大小。則存乎志焉耳。故古之以道鳴者。雖天地日月皆隨我矣。

正蒙誠明第八

誠明所知。乃天德良知。非聞見小知而已。釋、此誠則明矣。然亦自聞見積來。

天人異用。不足以言誠。天人異知。不足以盡明。所謂誠明者。性與天道。不見乎小大之別也。釋、性在我。天道亦非皆在天。

義命合一存乎理。仁智合一存乎聖。動靜合一存乎神。陰陽合一存乎道。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。釋、理聖神誠一也。

性者萬物之一源。非有我之得私也。惟大人爲能盡其道。是故立必俱立。知必周知。愛必兼愛。成不獨成。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。則亦末如之何矣。釋、此亦四銘之意。

天能爲性。人謀爲能。大人盡性。不以天能爲能。而以人謀爲能。故曰天地設位。聖人成能。釋、此君子不謂命也。

天所性者通極於道。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。天所命者通極於性。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。不免乎蔽之戕之者。未之學也。性通乎氣之外。命行乎氣之內。氣無內外。假有形而言爾。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。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。釋、性命皆氣爲也。內外微顯一致。其曰性通乎氣之外者。性能帥乎氣而變化之也。

天性在人。正猶水性之在冰。凝釋雖異。爲物一也。受光有大小昏明。其照納不二也。釋、性無小大。氣有昏明。故變其氣之昏則性存。

性其總、合兩也。命其受、有則也。不極總之要。則不至受之分。盡性窮理而不可變。乃吾則也。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。不能無感者謂性。雖然。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。有相之道存乎我也。釋、故盡性可以立命。

湛一、氣之本。攻取、氣之欲。口腹於飲食。鼻舌於臭味。皆攻取之性也。知德者屬厭而已。不以嗜欲累其心。不以小害大。未喪本焉爾。釋、養性則氣清湛。道心爲主也。徇氣則性鑿喪。人心爲危也。

心能盡性。人能弘道也。性不知檢其心。非道弘人也。釋、心主氣血。性所由生。才所由出也。

性於人無不善。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。過天地之化。不善反者也。命於人無不正。繫其順與不順而已。行險以僥倖。不順命者也。釋、性本化也。命本順也。

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。故氣質之性。君子有弗性者焉。釋、天地之性善而已。亦只在氣質之性中。

人之剛柔緩急。有才與不才。氣之偏也。天本參和不偏。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。則盡性而天矣。性未成則善惡混。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。惡盡去則善因以存。故舍曰善。而曰成之者性。釋、此後天而求復先天之道。

德不勝氣。性命於氣。德勝其氣。性命於德。窮理盡性。則性天德。命天理。氣之不可變者。獨死生脩夭而已。故論死生則曰有命。以言其氣也。語富貴則曰在天。以言其理也。此大德所以必受命。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。所謂天理也者。能悅諸心。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。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。不歸焉者。所乘所遇之不同。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。正謂天理馴致。非氣稟當然。非志意所與也。必曰舜禹云者。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。釋、惟大德爲能知性命。故程子曰。盡性便可至命。

利者爲神。滯者爲物。是故風雷有象。不速於心。心禦見聞。不弘於性。釋、性通則耳目自靈。心竅自開。不疾而速。風雷不足以喻之矣。

在帝左右。察天理而左右也。天理者、時義而已。君子教人。舉天理以示之而已。其行己也。述天理而措之。釋、時義通乎人己。

和樂道之端乎。和則可大。樂則可久。天地之性。久大而已矣。

莫非天也。陽明勝則德性用。陰濁勝則物欲行。領惡而全好者。其必由學乎。釋、親賢友善則道明。

正蒙大心第九

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。物有未體。則心爲有外。世人之心。止於聞見之狹。聖人盡性。不以見聞梏其心。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。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。以此天大無外。故有外之心。不足以合天心。見聞之知。乃物交而知。非德性所知。德性所知。不萌於見聞。釋、心盡亦由多見多聞中來。但不溺于見聞則知天。

人謂己有知。由耳目有受也。人之有受。由內外之合也。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。則其知也過人遠矣。釋、耳目之外者。心與天也。其內亦通于心。

天之明莫大於日。故有目接之。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。天之聲莫大於雷霆。故有耳屬之。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。天之不禦。莫大於太虛。故心知廓之。莫究其極也。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。而不務盡其心。故思盡其心者。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。釋、心自太虛來。故與太虛同。耳目皆自是通焉耳。

體物體身。道之本也。身而體道。其爲人也大矣。道能物身故大。不能物身而累於身。則邈乎其卑矣。能以天體身。則能體物也不疑。釋、係自處大小如何。大則天。小則物。

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。成心者。私意也。化則無成心矣。成心者意之謂與。釋、成心者因心所欲而遂成之也。卽人心惟危。

以我視物則我大。以道體物我則道大。故君子之大也。大於道大於我者。容不免狂而已。釋、病起自是。道進自虛。

釋氏不知天命。而以心法起滅天地。以小緣大。以末緣本。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。眞所謂疑冰者歟。釋、只是淫蔽。

釋氏妄意天性。而不知範圍天用。反以六根之微。因緣天地。明不能盡。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。蔽其用於一身之小。溺其志於虛空之大。此所以語大語小。流遁失中。其過於大也。塵芥六合。其蔽於小也。夢幻人世。謂之窮理可乎。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。謂之無不知可乎。塵芥六合。謂天地爲有窮也。夢幻人世。明不能究所從也。釋、釋氏只欲自生。不管人。故輒自是不求人。

張子抄釋卷之二

明高陵呂柟涇野著　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

正蒙中正第十

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。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。蓋得正則得所止。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。樂正子、顏淵、知欲仁矣。樂正子不致其學。足以爲善人信人。志於仁。無惡而已。顏子好學不倦。合仁與智。具體聖人。獨未至聖人之止爾。釋、學能換胎移骨。

大中至正之極。文必能致其用。約必能感而通。未至於此。其視聖人。恍惚前後。不可爲之像。此顏子之歎乎。釋、博文約禮。聖學無餘事。

高明不可窮。博厚不可極。則中道不可識。蓋顏子之歎也。君子之道。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。未至於聖。皆行而未成之地爾。釋、成性卽成身。

大而未化。未能有其大。化而後能有其大。釋、化能兼大。

知德以大中爲極。可謂知至矣。擇中庸而固執之。乃至之之漸也。惟知學然後能勉。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。釋、惟知學難。知學自會不息。

極其大而後中可求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。釋、大有中。中兼大。

大亦聖之任。雖非清和一體之偏。猶未忘於勉而大爾。若聖人則性與天道。無所勉焉。釋、無所勉者化也。

不得已當爲而爲之。雖殺人。皆義也。有心爲之。雖善。皆意也。正己而物正。大人也。正己而正物。猶不免有意之累也。有意爲善。利之也。假之也。無意爲善。性之也。由之也。有意在善。且爲未盡。況有意於未善耶。仲尼絕四。自始學至成德。竭兩端之教也。釋、但仲尼無四者之盡耳。所以與天同運。

天理一貫。則無意必固我之鑿。意必固我。一物存焉。非誠也。四者盡去。則直養而無害矣。釋、誠無事。誠之者必有事焉。

妄去然後得所止。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。無所感而起。妄也。感而通。誠也。計度而知。昏也。不思而得。素也。事豫則立。必有教以先之。盡教之善。必精義以研之。精義入神。然後立斯立。動斯和矣。釋、只是熟。

博文以集義。集義以正經。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。釋、道不外乎經。經者、義之所成也。義者、文之所具也。

將窮理而不順理。將精義而不徙義。欲資深且習察。吾不知其智也。釋、是謂不知而作。

君子於天下。達善達不善。無物我之私。循理者共悅之。不循理者共改之。改之者過。雖在人如在己。不忘自訟。共悅者善。雖在己。蓋取諸人。而爲必以與人焉。善以天下。不善以天下。是謂達善達不善。釋、只是仁耳。

責己者。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。故學至於不尤人。學之至也。釋、如此方得道。故夫子謂知我其天。

學者四失。爲人則失多。好高則失寡。不察則易。苦難則止。學者捨禮義。則飽食終日。無所猷爲。與下民一

致。所事不踰衣食之閒。燕游之樂爾。釋、人能自省過。其學便正且勇。

知至學之難易。知德也。知其美惡。知人也。知其人且知德。故能教人使入德。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。釋、知德者能自得也。故能隨感而應。

洪鐘未嘗有聲。由扣乃有聲。聖人未嘗有知。由問乃有知。有如時雨之化者。嘗其可乘其閒而施之。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。釋、亦有待求待爲者。

道以德者。運於物外。使自化也。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。蓋志意兩言。則志公而意私爾。釋、謂發初心便易。

有受教之心。雖蠻貊可教。爲道既異。雖黨類難相爲謀。釋、只是要人信得眞。

大人所存。蓋必以天下爲度。故孟子教人。雖貨色之欲。親長之私。達諸天下而後已。釋、只是有仁心故。

正蒙至當第十一

至當之謂德。百順之謂福。德者福之基。福者德之致。無入而非百順。故君子樂得其道。釋、得道者非以徼福。

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。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。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。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。天地合德。日月合明。然後能無方體。能無方體。然後能無我。釋、無我亦當在先。此無我語其成也。

禮器則藏諸身。用無不利。禮運云者。語其達也。禮器云者。語其成也。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。體與用大人

之事備矣。禮器不泥於小者。則無非禮之禮。非義之義。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。莫非時中也。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。斯之謂爾。釋、大者・不器也・大德也・禮運也・小者・小人儒也・小德也・禮器也・

未能如玉。不足以成德。未能成德。不足以孚天下。脩己以安人。脩己而不安人。不行乎妻子。況可愾於天下。釋、只看如何成與脩・若解得成與脩・即天下可孚愾矣・

制行以己。非所以同乎人。必物之同者。己則異矣。必物之是者。己則非矣。釋、只當責己・

能通天下之志者。爲能感人心。聖人同乎人而無我。故和平天下。莫盛於感人心。釋、感人心易・通天下之志難・

易簡理得則知幾。知幾然後經可正。天下達道五。其生民之大經乎。經正則道前定。事豫立不疑其所行。

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。釋、至易簡理得處・豈止知幾・

仁通極其性。故能致養而靜以安。義致行其知。故能盡文而動以變。釋、仁能成性便渾然・義則有斟酌條理耳・

義、仁之動也。流於義者。於仁或傷。仁、體之常也。過於仁者。於義或害。釋、仁義並行而不悖・

大海無潤。因暍者有潤。至仁無恩。因不足者有恩。樂天安土。所居而安。不累於物也。釋、無恩者不自以爲恩也・

愛人然後能保其身。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。不擇地而安。蓋所達者大矣。大達於天。則成性成身矣。

上達則樂天。樂天則不怨。下學則治己。治己則無尤。釋、治己即樂天・

不知來物。不足以利用。不通晝夜。未足以樂天。聖人成其德。不私其身。故乾乾自強。所以成之於天爾。釋、

只是求合于天。

君子之道達諸天。故聖人有所不能。夫婦之智淆諸物。故大人有所不與。釋、卻恐分析太過。

匹夫匹婦。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。聖人天。聰明之盡者爾。釋、人聰明皆天也。

大人者。有容物。無去物。有愛物。無徇物。天之道然。天以直養萬物。代天而理物者。曲成而不害其直。斯盡道矣。釋、天道雖直養。然中間洪纖高下。亦自有曲折。故聖人能盡其道似之。

志大、則才大事業大。故曰可大。又曰富有。志久、則氣久德性久。故曰可久。又曰日新。釋、大便能久。

金和而玉節之。則不過。知運而貞一之。則不流。道所以可久可大。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。與天地不相似。其爲道遠矣。釋、卽一陰一陽爲道之義。

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。至虛則無所不伸矣。君子無所爭。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。精義入神。交伸不爭之地。順莫甚焉。利莫大焉。釋、容虛非求順利。

天下何思何慮。明屈伸之變。斯盡之矣。釋、旣明屈伸之變。思慮自免。

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。仁之至也。愛道之極也。釋、以明禮爲仁道。可知其心矣。

將致用者幾不可緩。思進德者徙義必精。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。乾乾德業。不少懈於趨時也。釋、幾一失必繆。義一違必非。故常自凶懼斯免。

知德之難言。知之至也。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。又謂浩然之氣難言。易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。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。非知德達乎是哉。釋、只難言便可尋究。

正蒙作者第十二

作者七人。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制法。興王之道。非有述於人者也。釋、七人亦有述。而斟酌益損則在己。故曰作。以知人爲難。故不輕去未彰之罪。以安民爲難。故不輕變未厭之君。及舜而去之。堯君德。故得以厚吾終。舜臣德。故不敢不虔其始。釋、四凶之誅不誅。堯舜皆是。舜之孝。湯武之武。雖順逆不同。其爲不幸均矣。明庶物。察人倫。然後能精義致用。性其仁而行。湯放桀。有慚德而不敢赦。執中之難也。如是天下有道而已。在人在己。不見其閒也。立賢無方也。如是立賢無方。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。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。釋、此皆可以明舜湯武之心。可願可欲。雖聖人之知。不越盡其才。以勉焉而已。故君子之道四。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。脩己安百姓。堯舜病諸。是知人能有願有欲。不能窮其願欲。釋、君子小人。皆有願欲。其所不能窮者。皆命也。

正蒙三十第十三

三十器於禮。非強立之謂也。四十精義致用。時措而不疑。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。然不可自謂之至。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。聲入心通。七十與天同德。不思不勉。從容中道。釋、此非自孔子口氣說。蓋舉其聖而言也。

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。仲尼學行習察。異於他人。故自十五至於七十。化而知裁。其德進之盛者與。釋、惟心常在。學常進。故能自知。非常人之孟浪過也。

從心莫如夢。夢見周公志也。不夢。欲不踰矩也。不願乎外也。順之至也。老而安死也。故曰吾衰也久矣。釋、此雖非孔子口義。卻是孔子實事。

困而不知變。民斯爲下矣。不待困而喻。賢者之常也。困之進人也爲德辨。爲感速。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。存乎疢疾。以此。自古困於內無如舜。困於外無如孔子。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。則其蒙難正志。聖德日躋。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。故曰莫知我也夫。知我者其天乎。釋、君子困則愈進。小人困則退矣。

冉子請粟。與原思爲宰。見聖人之用財也。釋、亦可觀一貫。

聖人於物無畔援。雖佛肸南子。苟以是心至。教之在我爾。不爲已甚也如是。釋、此便見聖人不可及。常人見此等亂矣。

仲尼應問。雖叩兩端而竭。然言必因人爲變化。所貴乎聖人之辭者。以其知變化也。釋、兩端只是一貫。一貫只是變化。

放鄭聲。遠佞人。顏回爲邦。禮樂法度。不必教之。惟損益三代。蓋所以告之也。法立而能守。則德可久。業可大。鄭聲佞人。能使爲邦者喪所守。故放遠之。釋、自古無弊法。有弊人。以孔子之聖。斟酌三代禮樂。而猶懼鄭聲佞人。況其他乎。又無鄭聲佞人。雖時之禮樂。不害爲治。有鄭聲佞人。雖百王禮樂亦無如之何。

天下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。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。必也去無道。就有道。遇有道

而貧且賤。君子恥之。舉天下無道。然後窮居獨善。不見知而不悔。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。仲尼所以獨許顏回。惟我與爾爲有是也。釋、君子須求其實。然後方可論世之有道無道而見隱。

仲由樂善。故車馬衣裘。喜與賢者共敝。顏子樂進。故願無伐善施勞。聖人樂天。故合內外而成其仁。釋、志立於此。其後所就大小皆因之。

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。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。此所以潛見之不同。釋、德業只是一事。

正蒙有德第十四

有德者必有言。能爲有也。志於仁而無惡。能爲無也。釋、有無不並行。

君子寧言之不顧。不規矩於非義之信。寧身被困辱。不徇人以非禮之恭。寧孤立無助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。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。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。釋、此發有子之未發。

德主天下之善。善原天下之一。善同歸治。故王心一。言必主德。故王言大。釋、只德善便不雜不小。

言有教。動有法。晝有爲。宵有得。息有養。瞬有存。釋、六有盡乎一身之學。可謂造次必於仁矣。

君子於民。導使爲德。而禁其爲非。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。謂道民以言。禁民以行。斯之謂爾。釋、此不可使知之之意。

聚百順以事君親。故曰孝者畜也。又曰。畜君者好君也。釋、此以畜爲聚。

事父母先意承志。故能辨志意之異。然後能教人。釋、志公而意私故也。

藝者日爲之分。義涉而不有。過而不存。故曰游。釋、游在外者也。聊以適其內耳。

不穿窬、義也。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。亦義也。惻隱、仁也。如天。亦仁也。故擴而充之。不可勝用。釋、仁義皆有大小。

自養薄於人私也。厚於人私也。稱其才。隨其等。無驕吝之弊。斯得之矣。釋、自養與其過於厚。無寧過於薄。

困辱非憂。取困辱爲憂。榮利非樂。忘榮利爲樂。釋、不當得者不可致。已當得者不可有。

克己行法爲賢。樂己可法爲聖。聖與賢迹相近。而心之所至有差焉。辟世者依乎中庸。沒世不遇而無嫌。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。辟色者遠恥於將形。辟言者免害於禍辱。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。辟世辟地。雖聖人亦同。然憂樂於中。與賢者其次者爲異。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。釋、王仲淹亦言心跡判。

弓調而後求勁焉。馬服而後求良焉。士必慤而後知能者。不慤而多能。譬之豺狼不可近。釋、不慤而能。無德之材。貽害甚大。

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。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。猶卜筮叩以是言。則報以是物而已。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。王弼謂命呂者律。語聲之變。非此之謂也。釋、聲皆氣爲。無處無氣。觸之卽應。

正蒙有司第十五

有司。政之綱紀也。始爲政者。未暇論其賢否。必先正之。求得賢才而後舉之。釋、得賢又有司之綱紀。

野九一而助。郊之外助也。國中什一使自賦。郊門之內。通謂之國中。田不井授。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。釋、張子欲行井田之意。雖於有司不忘。

道千乘之國。不及禮樂刑政。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。言能如是則法行。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。禮樂刑政。亦制數而已爾。釋、禮樂刑政皆在其事內。

富而不治。不若貧而治。大而不察。不若小而察。釋、凡事只貴專精。

報者、天下之利。率德而致。善有勸。不善有沮。皆天下之利也。小人私己利於不治。君子公物利於治。釋、勸沮皆是報。

正蒙大易第十六

大易不言有無。言有無。諸子之陋也。釋、易言有者必慶吉。易言無者必咎惡。

易語天地陰陽情僞。至隱賾而不可惡也。諸子馳騁說辭。窮高極幽。而知德者厭其言。故言爲非難。使君子樂取之爲貴。釋、易雖隱賾。多爲人事。諸子則舍人事而閒談。

易爲君子謀。不爲小人謀。故撰德於卦。雖爻有小大及繫辭。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。釋、易亦爲小人謀。小人能變則君子矣。

一物而兩體。其太極之謂與。陰陽天道。象之成也。剛柔地道。法之效也。仁義人道。性之立也。三才兩之。莫不有乾坤之道。釋、乾坤恐作太極。

開物於幾先。故曰知來。明患而弭其故。故曰藏往。極數知來。前知也。前知其變。有道術以通之。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。釋、前知只是至誠。在人情物理上求。

乾之四德。終始萬物。迎之隨之。不見其首尾。然後推本而言。當父母萬物。釋、亦統天首出之義。

六爻擬議。各正性命。故乾德旁通。不失大和。而利且貞也。顏氏求龍德正中。而未見其止。故擇中庸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。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。釋、顏子歎夫子之前後。即是歎天。

聖人用中之極。不勉而中。有大之極。不爲其大。大人望之。所謂絕塵而奔。峻極于天。不可階而升者也。釋、只是造於高明。

庸言庸行。蓋天下經德達道。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。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。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。則或陷於非禮之禮。非義之義。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。乾乾進德。思處其極。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。釋、只是常存信謹。

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。順性命。躬天德而誠行之也。精義時措。故能保合太和。健利且貞。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。易曰。大明終始。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乃利貞。其此之謂乎。釋、只是仁熟。

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。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。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。九五言上治者。言乎天之德。聖

人之性。故捨曰君而謂之天。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。釋、君即天耳。言天以見其極也。

造化之功。發乎動。畢達乎順。形諸明。養諸容。載遂乎說。潤勝乎健。不匱乎勞。終始乎止。釋、此亦八卦之序而錯言之。

辭各指其所之。聖人之情也。指之以趨時盡利。順性命之理。臻三極之道也。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。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。然爻有攻取愛惡。本情素動。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。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。能深存繫辭所命。則二者之動見矣。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。聖人不使避凶趨吉。一以貞勝而不顧。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。過涉滅頂凶无咎。損益龜不克違。及其命亂也之類。三者情異不可察。釋、聖人不使避凶。豈有此理。若至此則凶不可避矣。聖人能慎未然耳。

富有者。大無外也。日新者。久無窮也。顯其聚也。隱其散也。顯且隱。幽明所以存乎。象聚且散。推盪所以妙乎神。釋、象又比神著耳。

正蒙樂器第十七

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。其有雅。太公之志乎。雅者、正也。直己而行正也。故訊疾蹈厲者。太公之事耶。詩亦有雅。亦正言而直歌之。無隱諷譎諫之巧也。釋、人主孤立于上。非相則何以聰明。然必得周召者方可。不然反害治。故正譎皆爲相之道。

象武。武王初有天下。象文王武功之舞。歌維清以奏之。成童學之。大武。武王沒。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。歌武以奏之。冠者舞之。酌。周公沒。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。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。十三舞焉。○釋、此亦詩序之義可知。其他篇亦有據。

幽贊天地之道。非聖人而能哉。詩人謂后稷之穡。有相之道。贊化育之一端也。釋、豈止贊其一端而已。采菽耳議酒食女子。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足矣。又思酌使臣之勞。推及求賢審官。王季文王之心。豈是過歟。釋、此亦序義可知。其王季文王之化其家也。

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。中能使民不忍傷。卒能使民知心敬。而不瀆之以拜。非善教寢明。能取是於民哉。釋、拜從詩傳恐是。

九罭言王見周公。當大其禮命。則大人可致也。釋、此大夫諷王之意乎。

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。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。釋、此說周公之忠聖亦盡。蓋於赤舄上見之。

九疇次敍。民資以生。莫先天材。故首曰五行。君天下必先正己。故次五事。己正然後邦得而治。故次八政。政不時舉必昏。故次五紀。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。故次建皇極。求大中不可不知權。故次三德。權必有疑。故次稽疑。可徵然後疑決。故次庶徵。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。故九以嚮勸終焉。五爲數中。故皇極處之。權過中而合義者也。故三德處六。釋、張序疇。猶孔子序卦乎。

正蒙王禘第十八

禮不王不禘。則知諸侯歲闕一祭。爲不禘明矣。至周以祠爲春。以禴爲夏。宗廟歲六享。則二享四祭爲六矣。諸侯不禘。其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祫。王制謂礿則不禘。禘則不嘗。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。作記

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。釋、立文巧過則義失。記中多有之。如廟數亦然。

禘於夏周爲春秋。嘗於夏商爲秋冬。作記者交舉。以二氣對互而言爾。釋、禘當在四時祭數之外。或舉在四時。遂并論耳。

庶子不祭祖。不止言王考而已。明其宗也。明宗子當祭之。不祭禰。以父爲親之極甚者。故又發此文。明其宗也。庶子不爲長子斬。不繼祖與禰故也。此以服言。不以祭言。故又明此條。

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。註、不祭殤者父之庶。蓋以殤未足語世數。特以己不祭禰。故不祭之。不祭無後者。祖之庶也。雖無後。以其成人備世數。當附祖以祭之。已不祭祖。故不得而祭之也。祖庶之殤。則自祭之也。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。以己爲其祖矣。無所附之也。凡所祭殤者唯適子。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。皆適子適孫之類。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。惟當從祖祔食。無後者謂昆弟諸父。殤與無後者。如祖廟在小宗之家。祭之如在大宗。釋、此言喪祭皆以宗子爲重。可知其生矣。

殷而上七廟。自祖考而下五。并遠廟爲祧者二。無不遷之太祖廟。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。則三昭三穆。四爲親廟。二爲文武二世室。并始祖而七。諸侯無二祧。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。則一昭一穆。與祖考而三。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。若祫則請於其君。并高祖于祫之。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。孔註王制。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。釋、觀于祫之文。則雖庶人亦得祭其祖。但廟數不同耳。

祭社稷五祀百神者。以百神之功。報天之德爾。故以天事鬼神。事之至也。理之盡也。釋、此仁孝之義。

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。釋、公宮所以合族也。

正蒙乾稱第十九

凡可狀皆有也。凡有皆象也。凡象皆氣也。氣之性本虛而神。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。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。至誠天性也。不息天命也。人能至誠。則性盡而神可窮矣。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。學未至知化。非眞得也。釋、性神皆在氣中。只一物耳。故養成浩然之氣。性命皆得。

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。性也。不能爲一。非盡性也。飲食男女皆性也。是烏可滅。然則有無皆性也。是豈無對。莊老浮屠爲說久矣。果暢眞理乎。釋、但舉氣。則天地人物皆在其中。安得言無。亦安得又說有。若說無。除是私欲可無耳。

有無一。內外合。庸聖同。此人心之所自來也。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。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。無所不感者虛也。感卽合也。咸也。以萬物本一。故一能合異。以其能合異。故謂之感。若非有異則無合。天性、乾坤陰陽也。二端故有感。本一故能合。天地生萬物。所受雖不同。皆無須臾之不感。所謂性卽天道也。釋、雖他萬物出不過陰陽。只陰陽便會感受。其性然也。

感者性之神。性者感之體。在天在人。其究一也。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。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。通萬物而謂之道。體萬物而謂之性。釋、神道性一也。

至虛之實。實而不固。至靜之動。動而不窮。實而不固。則一而散。動而不窮。則往且來。釋、此便是性命。

性通極於無氣。其一物爾。命稟同於性遇。乃適然焉。人一己百。人十己千。然有不至。猶難語性。可以言氣。行同報異。猶難語命。可以言遇。釋、言性通極於無。卽是無聲臭之意。然亦不能離乎氣也。命自我立。故以報異言遇。

釋氏語實際。乃知道者所謂誠也。天德也。其語到實際。則以人生爲幻妄。有爲爲疣贅。以世界爲蔭濁。遂厭而不有。遺而弗存。就使得之。乃誠而惡明者也。儒者則因明致誠。因誠致明。故天人合一。致學而可以成聖、得天而未始遺人。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。彼語雖似是。觀其發本要歸。與吾儒二本殊歸矣。道一而已。此是則彼非。此非則彼是。固不當同日而語。其言流遁失守。窮大則淫。推行則詖。致曲則邪。求之一卷之中。此弊數數有之。大率知晝夜陰陽。則能一性命。能知性命。則能知聖人。知鬼神。彼欲直語太虛。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。則是未始見易。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。末由也已。易且不見。又烏能更語眞際。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。所謂實際。彼徒能語之而已。未始心解也。釋、釋氏原不識誠。又安能論明。

浮屠明鬼。謂有識之死。受生循環。遂厭苦求免。可謂知鬼乎。以人生爲妄。可謂知人乎。天人一物。輒生取舍。可謂知天乎。孔孟所謂天。彼所謂道。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。未之思也。大學當先知天德。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。今浮屠極論要歸。必謂死生轉流。非得道不免。謂之悟道可乎。自其說熾傳中國。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。已爲引取淪胥其閒。指爲大道。其俗達之天下。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。人人著信。使英才閒氣。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。長則師世儒宗尙之言。遂冥然被驅。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。大道可不學而

知。故未識聖人已。已謂不必求其迹。未見君子志。已謂不必事其文。此人倫所以不察。庶物所以不明。治所以忽。德所以亂。異言滿耳。上無禮以防其僞。下無學以稽其弊。自古詖淫邪遁之辭。翕然並興。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。自非獨立不懼。精一自信。有大過人之才。可以正立其閒。與之較是非。計得失。釋、說佛極盡其病矣。人可以不惑也。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。厚重知學。德乃進而不固矣。忠信進德。惟尙友而急賢。欲勝己者親。無如改過之不吝。釋、此解於學有次序矣。

張子抄釋卷之三

明高陵呂柟涇野著　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

理窟周禮第二十

周禮是的當之書。然其閒必有末世添入者。如盟詛之屬。必非周公之意。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。人無所取直。故要之於神。所謂國將亡聽於神。詩云。侯詛侯呪。靡屆靡究。不與民究極。則必至於詛呪。釋、詛呪在詩中亦有之。故周禮云。

肉刑猶可用於死刑。今大辟之罪。且如傷舊主者死。軍人犯逃走亦死。今且以此比刖足。彼亦自幸得免死。人觀之更不敢犯。今之妄人。往往輕視其死。使之刖足。亦必懼矣。此亦仁術。釋、肉刑顯明能懲人爲惡。

天官之職。須襟懷洪大方看得。蓋其規模至大。若不得此心。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。此心如是之大。必不能得也。釋氏錙銖天地。可謂至大。然不嘗爲大。則爲事不得。若畀之一錢。則必亂矣。至如言四句偈等。必先曰人所恐懼。不可思議。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。今所謂死。雖奴隸竈閒。豈不知皆是空。彼實是小人所爲。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閒。或引入易中之意。或更引他書文之。故其書亦有文者。實無所依。取莊子。雖其言如此。實是畏死。亦爲事不得。釋、以周禮對佛莊而言。大小公私便明白。

一市之博。百步之地。可容萬人。四方必有屋市。官皆居之。所以平物價。收滯貨。禁爭訟。是決不可缺。故市易之政。非官專欲取利。亦所以爲民。百貨亦有全不售時。官則出錢以留之。亦有不可買時。官皆出而賣之。官亦不可失取利。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。故市易之政。止一市官之事耳。非王政之事也。釋、漢曹參之齊。便以獄市爲急。市與農亦相等。故爲政雖市官亦要擇。

井田之易行。但朝廷出一令。可以不笞一人而定。蓋人無敢据土者。又須使民悅從。其多有田者。使不失其爲富。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頃者。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。則已過舊所有。其他者量多少與一官。使有租稅。人不失故物。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。今以天下之士。棊畫分布。人授一方。養民之本也。後世不制其產。止使其力。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。公自公。民自民。不相爲計。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。一方正矣。又增一表。又治一方。如是百里之地。不日可定。何必毀民廬舍墳墓。但見表足矣。方既正。表自無用。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。各有處所。不可易。旁加與井地是也。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。十里爲成。成出車一乘。是百乘也。然開方計之。百里之國。南北東西各三萬步。一夫之田。爲方者萬步。今聚南北一步之博。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。則爲方步者三萬也。是三夫之田也。三三如九。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。革車一乘。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以乘計之。凡用七萬五千人。今有九萬夫。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。以地計之。足容車乘。然取之不如是之盡。其取之亦計一之法也。其閒有山陵林麓不數。釋、此亦活法不泥。但要乘時耳。

既使爲采地。其所得亦十一之法。井取一夫之出也。然所食必不得盡。必有常限。其餘必歸諸天子。所謂貢也。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。貢者必於時享。天子皆廟受之。是四海之內。各以其職來祭之義。其貢亦有常限。食采之餘。致貢外必更有餘。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。以此觀之。古者天子既不養兵。財無所用。必大段富。以此知井田行。至安樂之道。後世乃不肯行。以爲至難。復以天子之威。而斂奪人財。汲汲終歲。亦且不足。釋、此便是上好仁下好義處。雖賦斂中有井田法亦均。但要用人。

卿大夫采地圭田。皆以爲永業。所謂世祿之家。然古者世祿之家。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。必有法。蓋舍役者。惟老者、疾者、貧者、賢者、能者、服公事者。舍此雖世祿之家。役必不免也明矣。釋、若但世祿。不論老疾貧賢。而又免役。殃民甚矣。井田亦無他術。始則因命爲田官。自後則是擇賢。欲求古法。亦先須熟觀文字。使上下之意通貫。大其胸懷以觀之。井田卒歸於封建。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。然後可以封建。當未封建前。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。必立田大夫治之。今既未可議封建。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。所以必要封建者。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。不簡則不精。今便封建。不肖者復逐之。又何害。豈又以天下之勢。不能正一百里之國。使諸侯得以交結。以亂天下。自非朝廷大不能治。安得如此。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得策。此不知聖人之意也。釋、郡縣選賢而久任。亦類封建。地畝限分有定數。亦類井田。

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。所謂廛里。國中之地也。家謂之廛。二十五家爲里。此無征。其有未授閒宅區外

有占者征之。什一使自賦也。釋、此如後世罰僭官地。

五畝國宅。城中授於士者五畝。以其父子異宮。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。亦無征。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。於公無征。釋、此皆定居。

十畝場圃。所任園地也。詩十畝之閒此也。不獨築場納稼。亦可鬷草木也。城在郭外征之。二十而一。蓋中有五畝之宅。當受而無征者。但五畝外者出稅耳。釋、亦科其過度耳。

二十五畝。宅田、士田、賈田。所任近郊之地也。孟子曰。餘夫二十五畝此也。宅田、士之在郊之宅田也。士田、所受圭田也。兼宅田共五十畝。賈田、賈者所受之田。孟子曰。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。此言士者。卿士通言之。釋、亦類家削之賦。

五十畝。官田、牛田、賞田、牧田者、所任遠郊之地也。官田、庶人在官者之田。牛田、牧公家牛之田。賞田、賞賜之田。牧田有二。牧六畜者一也。授於鄉民者一也。此四者、皆以六十畝爲區。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。

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。此鄉田百畝。兼受牧田五十畝。故其征二十而三。釋、同上皆有征。

百五十畝。田百畝。萊五十畝。遂人職曰。夫廛餘夫亦如之。廛者、統百畝之名也。又有萊五十畝。可薪者也。野曰萊。鄉曰牧。猶民與氓之別。其受田之家。耕者之外。猶有餘夫。則受二十五畝之田。萊亦半之。故曰亦如之。其征二十而三。二百畝田萊百畝。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閒。必更有法。

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。其征十二。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。得十二也。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。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。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。計九等。餘夫增減。猶在數外爾。釋、以上田皆以肥瘠厚薄分多寡。故有至三百畝者。則井田亦甚均乎。

國中以免者多。役者少。故晚征而早蠲之。野以其免者少。役者多。故早征而晚蠲之。貴者、賢者、能者、服公事者、老疾者。多居國中。故免者多。

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。蓋迫近王城。未容井授。故其稅十一以爲正。

遠郊二十而三。謂遠郊地寬。雖上上地。猶更給萊田五十畝。故其法二十而三。餘夫則無萊田。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。故遂人職云。餘夫亦如之。國宅無征。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。釋、大抵田薄則加萊。

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。下田以授食少者。此天下之通制也。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。中百畝。下二百。上田萊五十畝。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。中萊百畝。以肥瘠倍上萊。下萊二百畝。以肥瘠倍中萊。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。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。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。蓋田均則食少者優。不得不加之稅爾。周道如砥。此之謂也。釋、此分田有等。且計肥瘠遠近。可謂仁至義盡。

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。蓋無許大心胷包羅。記得此復忘彼。其混混天下之事。當如捕龍蛇虎豹。用心力看方可。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。處天下之事難。孔子常語弟子。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其他五官便易看。止

一職也。釋、大宰兼五官之事。皆有脈絡綱維。必有仁心周至。方能有條不紊。

理窟詩書第二

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但儀刑文王。則可以取信萬邦。言當學文王者也。釋、學文王卽是學天。

聖人文章無定體。詩書易禮春秋。只隨義理如此而言。李翺有言。觀詩則不知有書。觀書則不知有詩。亦近之。釋、聖人之言。因事因人而立。如化工。

文王之於天下。都無所與焉。文王陟降。在帝左右。只觀天意如何耳。觀文王一篇。便知文王之美。有君人之大德。有事君之小心。釋、以大德而有小心。便純亦不已與天合。

萬事只一天理。舜舉十六相。去四凶。堯豈不能。堯固知四凶之惡。然民未被其虐。天下未欲去之。堯以安民爲難。遽去其君則民不安。故不去。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。釋、只是時耳。

高宗夢傅說。先見容貌。此事最神。夫夢不必須聖人。然後夢爲有理。但天神不閒人入得處便入也。萬頃之陂。與汚泥之水。皆足受天之光。但放來平易。心便神也。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。則心固已不神矣。神又焉有心。聖人心不艱難。所以神也。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。是以有感。釋、有感必有應。如鶴鳴子和。

尙書難看。蓋難得胷意如此之大。只欲解義則無難也。書稱天應如影響。其福禍果然否。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。惟占之於民。人所悅則天必悅之。所惡則天必惡之。只爲人心至公也。至衆也。民雖至愚無知。惟

於私己。然後昏而不明矣。至於事不干礙處則是公明。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。理則天道存焉。故欲知天者。占之於人可也。釋、人衆處便是上天耳。

稽衆捨己、堯也。與人爲善、舜也。聞言則拜、禹也。用人惟己、改過不吝、湯也。不聞亦式、不諫亦入、文王也。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。釋、此最易知。此最難行。聖學大要在此矣。

詩序必是同時所作。亦有後人添入者。則極淺近。自可辨也。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。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。便云教載。絕不成言語也。又如高子曰。靈星之尸。分明是高子言。更何疑也。釋、此與程氏之論合。然其大義則有所受矣。

七月之詩。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。只是豫而已。釋、憂勤生豫。

理窟宗法第三

管攝天下人心。收宗族。厚風俗。使人不忘本。須是明譜系、世族、與立宗子法。宗法不立。則人不知統系來處。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。宗子法廢。後世尙譜牒。猶有遺風。譜牒又廢。人家不知來處。無百年之家。骨肉無統。雖至親恩亦薄。釋、譜系有仁義之道。

宗子之法不立。則朝廷無世臣。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。以至公相。宗法不立。旣死遂族散。其家不傳。宗法若立。則人人各知來處。朝廷大有所益。或問朝廷何所益。公卿各保其家。忠義豈有不立。忠義

既立朝廷之本。豈有不固。今驟得富貴者。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。造作一區。及其所有既死。則衆子分裂。未幾蕩盡。則家遂不存。如此則家且不能保。又安能保國家。釋、此以宗法存亡設利害。甚明白。

天子建國。諸侯建宗。亦天理也。譬之於木。其上下挺立者本也。若是旁枝大段茂盛。則本自是須低摧。又譬之於河。其正流者河身。若是徑流泛濫。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徑流也。宗之相承固理也。及旁支昌大。則須是卻爲宗主。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。只爲武王之聖。顧伯邑考不以承大王之緒。故須立武王。所以然者。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。不若享人君之禮。至如人有數子。長者至微賤不立。其閒一子仕宦。則更不問長少。須是士人承祭祀。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。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。支子雖不得祭。至於齋戒致其誠意。則與祭者不異。與則以身執事。不可與。則以物助之。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。後世如欲立宗子。當從此義。雖不與祭。情亦可安。若不立宗子。徒欲廢祭。適足長惰慢之志。不若使之祭。猶愈於已也。釋、說重宗所以敬祖之義昭然。至一子仕宦承祭又明。

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。爲如父有二子。幼子欲祭父。來兄家祭之。此是私祭。祖有諸孫。適長孫祭者。祭於長孫之家。是爲公祭。釋、公祭便是有宗道。

理窟禮樂第四

禮、反其所自生。樂、樂其所自成。禮別異不忘本。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。樂統同樂吾分而已。禮天生自有

分別。人須推原其自然。故言反其所自生。樂則得其所樂。即是樂也。更何所待。是樂其所自成。釋、同異只是仁義。周禮言樂六變。而致物各異。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。事亦不能如是確然。若謂天神降。地祇出。人鬼可得而禮。則庸有此理。釋、六變亦大略言耳。

問角徵羽皆有主。出於脣齒喉舌。獨宮聲全出於口。曰。以兼五聲也。徵恐只是徵平。或避諱爲徵反。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。齒舌之音異矣。釋、五聲恐亦關五藏。并達五行。到律呂調和處。便是陰陽適均。故能感天地。格鬼神。

聲音之道。與天地同和。與政通。蠶吐絲而商絃絕。正與天地相應。方蠶吐絲。木之氣極盛之時。商金之氣衰。如言律中大簇。律中林鐘。於此盛則彼衰。方春木當盛。卻金氣不衰。便是不與天地之氣相應。釋、聲是氣所爲。故天人原是一氣。一心一聲。故有此感彼應。

鄭衞之音。自古以爲邪淫之樂。何也。蓋衞之地濱大河。沙地土不厚。其閒人自然氣輕浮。其地上苦費耕耨。物亦能生。故其人偸脫怠弛。惰慢頹靡。其人情如此。其聲音同之。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。其地平下。其閒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。其土足以生。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。若四夷則皆据高山谿谷。故其氣剛勁。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。釋、地氣帶得天性。

禮非止著見於外。亦有無體之禮。蓋禮之原在心。禮者、聖人之成法也。除了禮。天下更無道矣。欲養民。當自井田始。治民則教化刑罰。俱不出於禮外。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。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。今之人自

少見其父祖從仕。或見其鄉閭仕者。其心止欲得利祿。縱欲於義理。更不留意。有天生性美。則或能孝友廉節者。不美者縱惡。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。釋、禮行則性自存。能答曾子之問。能教孺悲之學。斯可以言知禮矣。進人之速無如禮。釋、不止禮也。道在其中矣。故能答不答。學者行禮時。人不過以爲迂。彼以爲迂。在我乃是徑捷。此則從吾所好。文則要密察。心則要洪放。如天地自然。從容中禮者。盛德之至也。釋、洪放而又密察。便是道。

理窟氣質第五

變化氣質。孟子曰。居移氣。養移體。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。居仁由義。自然心和而體正。更要約時。但拂去舊日所爲。使動作皆中禮。則氣質自然全好。禮曰。心大體胖。心既弘大。則自然舒大而樂也。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。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。則入于隘。須寬而敬。大抵有諸中者必形外。故君子心和則氣和。心正則氣正。其始也固亦須矜持。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。爲履以重其足。至於盤盂几杖爲銘。皆以愼戒之。釋、洪大敬謹。固是調氣。亦是養性。

人之氣質美惡。與貴賤夭壽之理。皆是所受定分。如氣質惡者。學卽能移。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。蓋爲不知學古之人。在鄉閭之中。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。則自然賢者多。但學至於成性。則氣無由勝。孟子謂氣壹則動志。動猶言移易。若志壹亦能動氣。必學至於如天。則能成性。釋、既成性。其氣皆變矣。氣變後便與天通。

天本無心。及其生成萬物。則須歸功於天。曰。此天地之仁也。仁人則須索做。始則須勉勉。終則復自然。人須常存此心。及用得熟。卻恐忘了。若事有汩沒。則此心旋失。失而復求之。則才得如舊耳。若能常存而不失。則就上日進。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。然後要學此心之約。到無去處也。立本。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是亦從此而辨。非亦從此而辨矣。以此存心。則無有不善。釋、存心熟只是仁熟。

古人耕且學則能之。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。反動其心。何者。古人安分。至一簞食一豆羹。易衣而出。只如此其分也。後人則多欲故難能。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。故以爲貴。釋、學之難易只在欲之多少。

孔子、文王、堯、舜。皆則是在此立志。此中道也。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。人情所以不立。非才之罪也。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采取亦有益。心苟不求益。則雖與仲尼處何益。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。況朋友交相取益乎。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。便不能至理。其可取者亦爾。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。釋、此只是虛。如是心不能存得虛牢固。操則存。捨則亡。道義無由得生。如地之安靜不動。然後可以載物。生長以出萬物。若今學者之心。出入無時。記得時存。記不得時卽休。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。釋、只是定耳。譬之地甚明白。後生可畏。有意於古。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。不如絕利一源。釋、論科舉優於程子。但人鮮不爲其所奪。學者有息時。一如木偶人。牽搐則動。舍之則息。一日而萬生萬死。學者有息時。亦與死無異。是心死也。身雖生身亦物也。天下之物多矣。學者本以道爲生。道息則死也。終是僞物。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。知息

爲大不善。因設惡譬。如此只欲不息。釋、息便是人欲。故曰人心惟危。

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。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。視有上下。視高則氣高。視下則心柔。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。學者先須去客氣。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。蓋目者人之所常用。且心常記之。視之上下且試之。己之敬傲必見於視。所以欲下其視者。欲柔其心也。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。人之有朋。不爲燕安。所以輔佐其仁。今之朋友。擇其善柔。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。一言不合。怒氣相加。朋友之際。欲其相下不倦。故於朋友之閒。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。仲尼嘗曰。吾見其居於位也。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。欲速成者也。則學者先須溫柔。溫柔則可以進於學。詩曰。溫溫恭人。惟德之基。蓋其所益之多。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。君子莊敬日強。始則須拳拳服膺。出於牽勉。至於中禮。卻從容如此。方是爲己之學。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。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。釋、人知謙虛方有進。

求養之道。心只求是而已。蓋心弘則是。不弘則不是。心大則百物皆通。心小則百物皆病。悟後心常弘。觸理皆在吾術內。覩一物又敲點著此心。臨一事又記念著此心。常不爲物所牽引。去視燈燭。亦足以警道。大率因一事。長一智。只爲持得術博。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。釋、心存則自能開悟。能開悟則自能博大。

求心之始。如有所得。久思則茫然復失。何也。夫求心不得其要。鑽研太甚則惑。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。無心如天簡易不已。今有心以求其虛。則是已起一心。無由得虛。切不得令心煩。求之太切。則反昏惑。孟

子所謂助長也。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。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。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。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。尺蠖之屈。以求伸也。龍蛇之蟄。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。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。以崇德也。此交相養之道。夫屈者所以求伸也。勤學所以脩身也。博文所以崇德也。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。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。須是考前言往行。觀昔人制節如此。以行其事而已。故動焉而無不中理。釋、只是定後便能有進。

立本既正。然後脩持。脩持之道。既須虛心。又須得禮。內外發明。此合內外之道也。當是畏聖人之言。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度義擇善而行之。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。只是要學。曉夕參詳比較。所以盡義。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校琢磨。學博則轉密察。鑽之彌堅。於實處轉篤實。轉誠轉信。故只是要博學。學愈博則義愈精微。舜好問好察邇言。皆所以盡精微也。舜與仲尼心則同。至於密察處。料得未如孔子。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。中守至正而已。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。又將道輔於人。舜爲人君。猶起於側微。釋、精微只在廣大中。故好問好察巨細一道。

學者所志至大。猶恐所得淺。況可便志其小。苟志其小。志在行一節而已。若欲行信。亦未必能信。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。然未有如仲尼者。顏淵學仲尼。不幸短命。孟子志仲尼。亦不如仲尼。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。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。方能如此。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。亦未說信甚事。只是謂於道

未信也。釋、仲尼只是好古敏求過人。

慎喜怒。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。宜矯輕警惰。若天祺公之弟御史。氣重也。亦有矯情過實處。釋、矯在偏處用可。不然則過實。

人多言安於貧賤。其實只是計窮力屈。才短不能營畫耳。稍動得恐未肯安之。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。釋、到樂處則眞知矣。除是孔顏。

天資美不足爲功。惟矯惡爲善。矯惰爲勤。方是爲功。人必不能便無是心。須使思慮。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。立本處以易簡爲是。接物處以時中爲是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。時中則要博學素備。釋、易簡只是無私。曲心博學。便知太過不及。非謂泛觀也。

理窟義理第六

學未至而好語變者。必知終有患。蓋變不可輕議。若驟然語變。則知操術已不正。釋、此未能立而言懵鮮不仆矣之意。

人到向道後。俄頃不捨。豈暇安寢。然君子向晦入燕處。君子隨物而止。故入燕處。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。但以其物之皆息。吾兀然而坐。無以爲接。無以爲功業。須亦入息。釋、只是隨時動靜。如天之春冬。然不道冬全無生意。亦自藏在裏面。

此學以爲絕耶。何因復有此議論。以爲興耶。然而學者不博。孟子曰。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。孔子曰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何。今欲功及天下。故必多栽培。學則道可傳矣。釋、此子厚以孔孟自處之實。

人不知學。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。以理觀之。其用智乃癡耳。碁酒書畫。其術同。均無益也。坐寢息。其術同。差近有益也。惟與朋友燕會議論。良益也。然大義大節須要知。若細微亦不必知也。釋、程子又曰。兩相觀爲善。功夫多。

凡人爲上則易。爲下則難。然不能爲下。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。大抵使人常在其前。己嘗爲之。則能使人。

凡事蔽蓋不見底。只是不求益有人。不肯言其道義所得。所至不得見底。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。釋、此只是不肯眞學。故表裏不一。

人雖有功。不及於學。心亦不宜忘。心苟不忘。則雖接人事。卽是實行。莫非道也。心若忘之。則終身由之。只是俗事。釋、無事無心。

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。惡己之異。便是有固必意我。無由得虛。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。則教者不須言。求之書合者卽是聖言。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。釋、虛心見理。便眞無窒故也。

尊其所聞則高明。行其所知則光大。凡未理會至實處。如空中立。終不曾踏著實地。性剛者易立。和者易達。人只有立與達。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。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。惟大達則必立。大立則必達。釋、大立大達。只是義與仁。

聞見之善者謂之學。則可謂之道。則不可。須是自求己能。尋見義理。則自有旨趣。自得之則居之安矣。

釋、因聞見有得。亦不可謂非道。

道德性命。是長在不死之物也。己身死。此則常在。釋、此道之常在。即己身亦常在。

釋氏之言學。以心役物。使物不役心。周孔之道。豈是物能役心。虛室生白。釋、虛生白。只是誠則明矣。

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。今日復有知者。若此道天不欲明。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。既使人知之。似有復明之理。志於道者。能自出義理。則是成器。釋、張子自任類孟子。

人一能之己百之。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曰能者。是今日不能而能之。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。則狂者矣。終身而莫能得也。

學貴心悟。守舊無功。釋、心悟便是心常存惺也。

知德斯知言。己嘗自知其德。然後能識言也。人雖言之。己未嘗知其德。豈識其言。須是己知是德。然後能識是言。猶曰知孝之德。則知孝之言也。釋、知德後已行過故識言。

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。不爾卒無所發明。不得見聖人之奧。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。變化氣質。與虛心相表裏。釋、豈止表裏本一事也。

學不能推究事理。只是心麤。至如顏子。未至於聖人處。猶是心麤。釋、未化故也。

學者言不能識得盡。多相違戾。是爲無天德。今顰眉以思。已失其心也。蓋心本至神。如此則已將不神害

其至神矣。釋、到至神處。思亦已矣。

且滋養其明。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。又不可徒養。須觀他前言往行。便畜得己德。若要成德。須是速行之。釋、明行一理。

當自立說以明性。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。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。及四體不言而喻。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。此是心解也。釋、纔能立說。便是學過。不是襲取。

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。蓋書以維持此心。一時放下。則一時德性有懈。讀書則此心常在。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。書須成誦。精思多在夜中。或靜坐得之。不記則思不起。但通貫得大原後。書亦易記。所以觀書者。釋己之疑。明己之未達。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。於不疑處有疑。方是進矣。釋、須有疑後方明。

孔子適周。誠有訪樂於萇弘、問禮於老聃。老聃未必是今老子。觀老子薄禮。恐非其人。然不害爲兩老子。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。釋、言亦有爲而發。不可道老子是二人。

家語國語。雖於古事有所證明。然皆亂世之事。不可以證先王之法。

觀書且勿觀史。學理會急處。亦無暇觀也。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。始似可愛。終無益。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。釋、讀經後看史易。

心解則求義自明。不必字字相校。譬之目明者。萬物紛錯於前。不足爲害。若目昏者。雖枯木朽株。皆足爲

梗。釋、覺思後始自得。

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。則都不見。須是大體上求之。言則指也。指則所視者遠矣。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。是小兒視指之類也。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。而不能求物以視焉。只視於手。及無物則加怒耳。釋、言爲大人之學。不當如小兒識見。

博大之心未明。觀書見一言大。一言小。不從博大中來。皆未識盡。既聞中道不易處。且休會歸諸經義。己未能盡天下之理。如何盡天下之言。聞一句語。則起一重心。所以處得心煩。此是心小。則百物皆病也。今既聞師言。此理是不易。雖掩卷守吾心可矣。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。故雖有不識字者。何害爲善。易曰。一致而百慮。既得一致之理。雖不百慮亦何妨。既得此心。復因狂亂而失之。譬諸亡羊者。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。其亡羊則一也。可不監。釋、明博大之心。亦只是會本窮源。

人之迷經者。蓋己所守未明。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。己守既定。雖孔孟之言有紛錯。亦不須思而改之。復鋤去其繁。使辭簡而意備。釋、只是極高明便見。

經籍亦須記得。雖有舜禹之智。吟而不言。不如聾盲之指麾。故記得便說得。說得便行得。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。釋、自是切實次序。若記得止爲說得。不爲行得。便不是。

某觀中庸義二十年。每觀每有義。己長得一格。六經循環。年欲一觀。觀書以靜爲心。但只是物不入心。然

人豈能長靜。須以制其亂。釋、觀書亦制心亂之一方。大抵古人言行。多是治心病的方子。

發源端本處既不誤。則義可以自求。

嘗謂文字若史書。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。如此則一日之力。可以了六七卷書。又學史不爲爲人。對人恥。有所不知。意只在相勝。經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。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。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。延得頃刻之生。決無長生之理。若窮理盡性。則自會得。如文集文選之類。看得數篇無所取。便可放下。如道藏釋典。不看亦無害。既如此。則無可得看。唯是有義理也。故六經則須著循環。能使晝夜不息。理會得六七年。則自無可得看。若義理則儘無窮。待自家長得一格。則又見得別。

語道斷自仲尼。不知仲尼以前。更有古可稽。雖文字不能傳。然義理不滅。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。釋、道自開闢。便有人能言。只至仲尼宏精耳。

由學者至顏子一節。由顏子至仲尼一節。是至難進也。二節猶二關。然而得仲尼地位。亦少詩禮不得。孔子謂學詩學禮。以言以立。不止謂學者。聖人既到後。直知須要此不可闕。不學詩直是無可道。除是穿鑿任己。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。直是少一不得。釋、六經如飲食衣服。人當於中盡所以耕耘織紝之方。